

李涵秋先生著

還嬌記

清華書局發行



A541 212 0015 4356B

奇情  
還嬌記

第五回 鬧騎驢鄉老還家 逛鳴鳳書癡教讀

且說那個劉泓在道院裏耽擱得半月有餘。這是讀書諸君都已知道的。但是一層讀書諸君尙且知道如何他的父親慕隱將這愛子遺失了。踪迹全無。他難道便擱置在腦後也不去查問。查問論情事固然疑竇論筆墨亦近荒唐。我不趁在這時候將他補敘出來。免不得要吃諸君老大的詰責。然而其中畢竟爲甚麼緣故呢。原來這番的岔枝兒全鬧在劉泓那位母舅邢守信身上去了。自從那一天晚上慕隱思量去訪紅蝶。劉泓思量去訪小憐。父子兩人各有各的心事。後來一直挨到傍晚。他們方才出門分頭去幹事。至于劉泓因爲訪小憐不着賭氣。走到一所教堂聽講。遂被那個女教士勾引而去。這段故事在前回書裏業已表明無庸再述。惟有慕隱匆匆的趕到鳴鳳里。蓉娘接見之後。却好這一晚紅蝶果然在家。不會出去。慕隱這一快活。已是達於極頂。少不得彼此通了款洽。紅蝶自然稱讚他那幾首白挑花詩。做得怎生個好法。慕隱奉此溫諭。益發感激。無奈自己終究不是花叢裏的老手。對着這女郎講話。總有些靦靦

覷。覷。的。若。論。那。個。紅。蝶。轉。是。談。吐。風。生。詼。諧。入。妙。直。把。個。慕。隱。老。先。生。弄。得。六。神。無。主。幸。虧。他。妹。子。蓉。娘。從。旁。周。旋。對。着。他。問。長。問。短。後。來。便。詢。及。到。劉。泓。說。是。爲。甚。不。會。同。你。一。齊。出。來。難。不。成。他。知。道。我。這。姑。母。住。在。這。地。方。竟。不。肯。來。謁。見。謁。見。可。知。我。心。裏。狠。惱。着。他。呢。慕。隱。勉。強。支。吾。了。幾。句。說。劉。泓。今。晚。已。被。別。的。朋。友。約。出。去。了。總。在。早。晚。我。須。偻。着。他。至。妹。子。這。裏。來。走。動。我。在。這。上。海。雖。是。多。年。却。無。多。親。友。難。得。今。番。巧。遇。你。們。母。子。隨。後。叨。擾。你。們。的。地。方。甚。多。原。不。在。乎。汲。汲。的。將。他。帶。來。拜。見。姑。母。蓉。娘。聽。他。這。幾。句。話。也。只。得。罷。了。當。晚。蓉。娘。到。也。備。了。好。幾。色。精。緻。殺。饌。調。排。桌。椅。請。慕。隱。入。座。吃。酒。依。蓉。娘。主。意。因。爲。家。中。沒。有。多。人。便。想。叫。紅。蝶。也。在。一。處。用。膳。紅。蝶。只。是。笑。着。不。肯。答。應。紅。蝶。的。爲。人。本。是。風。狂。慣。的。並。非。因。爲。男。女。雜。坐。甚。不。雅。觀。據。他。的。用。心。實。在。不。願。意。慕。隱。那。副。討。厭。面。孔。別。的。姑。且。不。講。單。就。他。嘴。裏。許。多。牙。齒。而。論。縱。縱。橫。橫。上。下。排。列。像。一。堆。枯。炭。一。般。牙。縫。裏。又。粘。連。許。多。垢。膩。講。起。話。來。一。種。臭。氣。已。經。使。人。不。可。嚮。邇。承。他。垂。愛。不。時。的。還。將。兩。個。大。白。眼。珠。兒。骨。碌。骨。碌。向。自。己。身。上。盤。旋。委。實。叫。人。看。着。可。怕。所。以。蓉。娘。說。這。話。的。時。候。紅。蝶。不。住。含。笑。搖。頭。轉。將。他。姪。女。嫫。兒。携。入。

自己那所繡房裏一同吃了晚膳。蓉娘也只得由他自去。獨自在座間陪着慕隱。慕隱見此光景。心中老大不願意飲酒。之間兀自懨懨不樂。蓉娘笑道：「我們雖然都是至親。但他是個未出閣的閨女。少不得有些靦覷。過後你常常到來彼此廝混得熟了。自然就不拘這樣形迹了。」慕隱聽見蓉娘這番解說。方有些舒服。用膳已畢。早見那嫫兒盈盈走過來收拾盞碟。慕隱一把携着他的手。笑問道：「你那姑娘在房裏幹甚麼呢？爲何不見他影子？」嫫兒掩口笑道：「姑娘一放了箸子。已經出門去了。多早晚回來。還不能預定。慕隱將舌頭伸了伸。又望着蓉娘說道：「如今風氣真是開通了。怎麼一個年輕女孩子深更夜晚還向外間去游蕩。你這做嫂子的到也不攔阻他。」蓉娘也笑起來。說這也算不得稀罕的事。你難道不曉得上海這地方都要揀在這時候馬路上方才熱鬧呢。我要不是因爲陪着你。我也去逛逛了。慕隱只是搖頭咋舌。心裏不以爲然。坐了一會。覺得沒有甚麼趣味。便站起身來。同蓉娘作別。蓉娘也不留他。只說了一句：「你沒事時辰。儘管到我們這裏來閒話。自家兄妹不要生疏似的。」慕隱連答應說道：「來來來。我爲甚麼不來。以後怕來得勤了。你們不要嫌我膩煩才好……說畢。逕自別了蓉娘。」

走得回去。一路上思量紅蝶女史待自己光景不甚滿意。總覺得心裏十分不快。進店之後。見舖門已經關閉。使勁在門上拍了幾下。用的那個小官將門開了。放慕隱進去。慕隱一眼看見他舅爺。邢守信坐在床上打盹。並不見劉泓在屋裏。不由氣憤憤的向邢守信吆喝了一聲。邢守信驚得醒了。揉揉眼睛。見是慕隱。忙笑着說道。姐夫回來了。今夜爲何不回來吃晚飯。累我們在這裏好等慕隱。冷笑了一聲。說道。哎呀。承你關顧。等我回來吃飯。這上海是我的家鄉。還愁我到一處地方沒有飯吃。你不是白操了心。邢守信偷眼看見慕隱氣色不好。吃了一嚇。縮了頭。更不敢開口。慕隱東張西望。了一會。猛然問道。泓兒呢。又到那裏尋魂去了。到這時候。還不見他回來。宿歇……接連問了幾句。邢守信那裏還敢答應。引得慕隱急起來。跳起身。冲着邢守信臉上問道。我知你的話怎麼。你不能開口了。粧着聾子。想來嚇誰。邢守信不得已。哭喪着臉說道。我知。道呢。他的腳長在他腿上。我能管束得住他。慕隱益發生氣。重行喝道。你還在我面前。使乖呢。沒早沒晚。都是你這做舅舅的同着他吃花酒。逛蜜子。打量那一件事。我不知。道如今問起你來。你又在這裏對我假撇清了。我也是因爲近來心緒不寧。不曾有這。

閒功夫教訓這不肖的畜生。他益發胆子壯起來。到這時候還在外面胡鬧。罷罷罷。先也是你帶他出來的。明兒請你還帶他回去罷。你知道目下是甚麼時候了。四五月裏天氣鄉間正忙着栽秧。今年雨水又不多。你家那幾十畝田。白拿着錢去請人。戽水拔草。你轉老賴在這裏閒逛。沒的被別人笑罵。至于你帶來的那一方圭璧。急切那裏去尋售主。你儘管放心擱在我這店裏。我這店通共算起來。也有三五萬資本道。不得便吞沒了你那寶貝。今夜也不談了。明天一早便拜託你老舅將泓兒尋覓轉來。一路同他回鎮江去罷。假使我便不在店裏。也不用你們告辭。我此刻只求打發了這冤家。離我眼前省得他在這地方再鬧出別的岔枝兒來。你那姐姐嘴上又是肯饒人的。他不怪他這兒子不肯學好。總該罵我不會管束兒子了……劉慕隱只顧在一邊喃喃。唸唸的不住。價埋怨。只嚇得邢守信大氣也不敢出。只管將個頭向被窩裏藏躲。慕隱說了一會也自覺得困倦。分付小官閉門安睡。任是劉泓回來也不許替他開門。小官答應了。慕隱睡了一夜。清晨便起來梳洗。見邢守信尙不曾下床。一疊連聲催着他起身。又叮屬他務儘今日將泓兒尋回來。等我分付他。命他同你一齊回去。邢守信答

應不迭慕隱匆匆的吃了早飯依然離了店舖。此番却不是去會紅蝶。誰知他昨夜盤算了幾個更次。暗想這一番白桃花詩的奇遇。總不可不使那班詩友知道。見得我劉慕隱做了一世的詩人。捱到今日也還不虧負我。畢竟同這紅蝶女史有如許的感。情因此打定主意。這一天便去尋覓那林逋、孫牛、蕉鹿、艷紅、生賣弄去了。至于他若何賣弄此處。却不及敘述。因爲在下此時。先要將那守信這段笑史告訴諸君。好讓諸君知道。劉泓失踪。慕隱不及去查察的緣故。且說那守信當晚被劉慕隱重重的埋怨了一頓。他是一個老實人。當時又回答不出甚麼話。心裏好生忿怒。在床上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覺。好容易捱到五更。天氣方才打了一個主意。暗想那一方秦始皇。圭璧據我這姊丈口氣急切。也不能出售。自家老遠耽擱在這上海。誤了家裏耕種時期。也非良策。況且外甥泓兒是我將他攜帶到此的好像他。一舉一動。這個責任。姊丈都交給我一人管理。我看泓兒在那個小憐家裏。光景簡直有些迷而不悟。萬一弄出別的笑話來。對不住我這姊丈。還是小事。明兒回家去。又拿甚麼臉面去見姐姐。老實我也沒有別的方法。這泓兒既由我將他帶出。不如仍由我將他送回。雙手交給我那姐姐。

他以後好也罷歹也罷就與我沒有干涉了。好在他明天總該回店。我只是催着他上路。便是了主意。已定。又因爲辛苦了一夜。不會好生安睡。到此反沈沈睡熟。一直睡至紅日三竿。方才醒轉。急得忙跳下床。揉揉眼睛。看見那個小官站在店內。只不見他姊丈影子。便問着小官。你的東家那裏去了。小官笑道。他老人家這幾天忙得緊呢。今早起身之後。連早點都不會用。又匆匆的跑向外邊去了。我又不敢問他。只好聽他去休。邢守信又問道。你見泓兒回店沒有。那小官搖了搖頭。便走過去。替邢守信預備茶水。邢守信盥洗已畢。又命小官買了幾個點心。盛兩大碗白粥。方才將肚腹吃飽了。呆呆的坐在門首。眼不轉睛的只盼望劉泓回來。誰知一直等至近午。也沒見劉泓影子。心裏十分焦躁。暗念這非我出去尋覓他不可了。他的留戀所在。總不過在倪小憐那裏。我不如徑自將行裝打疊好了。一經遇見了他。便拖他回鎮江去。再不向這店裏來。受姊丈的嘔氣。邢守信想到這裏。便匆匆跑入房間。好在天的暄熱。衣囊無多。只薄薄的隨身打了一個小包。襖兒又從包袱裏取出一件長夾衫。這件夾衫原是湖縐的。邢守信生平樸素。却從來不曾穿着過綾羅綢緞。好容易因爲要到上海。特的賣去六八担。



黃豆才買了一丈幾尺湖縐製成這件長衫好到上海來賣弄可憐他同劉泓從鎮江動身一共都捨不得將這長衫穿一穿及至抵了上海碼頭方才鄭鄭重重從包袱裏取出來套在身上大搖大擺走到劉慕隱這古董舖裏其時剛是暮春時節這件衣服算還時式第二次便是陪着劉泓到倪小憐家裏又穿了一次今天剛待要穿拿在手裏看了看兀的叫不迭連珠價若原來那衣領背後已被他自家那條辮子拖成好大一片油垢嘴裏不住嚼念說是阿彌陀佛糟蹋了可惜……糟蹋了可惜細着眼望了又望正沒有一個擺佈處忽見那小官在旁向他笑道你老拿出這長衫做甚麼呢此時已經穿不得了眼看看去端陽不遠別的人都穿紗羅了你老這湖縐夾衫穿上身又厚又煖不是要被人家看見笑話邢守信正一肚皮沒好氣聽小官說出這話不由翻起白眼向他吆喝道你懂得甚麼不瞞你說我出門時候祇帶了這一件夾衫以外再沒有長衣服了今天我要同泓兒回去不穿他更穿甚麼橫豎總算是湖縐的管他煖不煖呢只是我這半辮子不掙氣將衣領背後到弄得油垢了好弟弟你有甚麼法子免得我這辮子在衣領上拖來拖去何妨替我想想我知道感激你小官真個

凝了凝神說道不妨不妨我有個好法子教導你你只須用一方布兒將這衣領背後遮蓋着穿在身上時候任你這辮子再油垢些也沾染不到這長衫上面去了邢守信聽了大喜喊着說道好計好計但是那裏去取這一方布來使用呢……因此又躊躇了好半會方才匆匆的坐向床上將自家腳上穿的襪子扯得下來內裏包着兩方白脚布他使性子又將包脚布扯出拿在手裏聞了聞然後向那小官問道你們這裏可有縫窮婆子沒有那個小官笑道邢先生你要縫窮婆子做甚邢守信急道你管我呢你只顧替我喚得來便是了小官又笑道縫窮婆子此時急切却沒有尋處你老若是要縫甚麼物事我們這店間壁有個洗衣服的王婆他也替人家弄針黹我替你老拿去叫他縫了也好邢守信笑道偌偌就是這方白布兒叫他好生替我縫在這夾衫背後我多給他幾個銅錢不妨那個小官用手握着鼻子笑道這樣腌臢東西那裏拿得上手況且這白顏色的布兒縫在這鐵青湖縐上也不好看邢守信道不要你管這些這兩方包脚布我不久才穿上脚那裏就會腌臢了我用這一塊縫夾衫那一塊我還當做手巾擦臉呢我不嫌腌臢你到嫌起腌臢來豈非笑話快去快去不用耽擱了

今天我還同你們相公趕路呢。說着就將那一件夾衫並一方白色脚布交在小官手裏。小官沒法只得一古攏兒替他捧至間壁王婆家裏分付他照樣縫好給了他兩枚銅角兒。又喜孜孜的捧得回店。邢守信一見大喜望了望。雖然覺得顏色有些不配。然而畢竟可以護着辮子油垢。總算是計出萬全。慌忙向身上一套左臂上又套了一個小小衣包。回頭向那小官說了句你們劉老板回來就告訴他。我同相公回鎮江去了。於是大踏步出了店門。一搖一擺徑向馬路上走去。路上的人看見他這怪模樣兒也不知道他是何用意。只顧指指點點的向他發笑。他也毫不覺得走了一截路方才想起來。到那裏去尋劉泓呢。因想他左右不過都在倪小憐那裏。這倪小憐的居處我是記得的。于是一口氣跑至小憐門首探頭望了望。只見裏面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影兒。好容易等了半晌方才走出一個女僕來。手裏提着水錦子。邢守信猛上前問了一句。說是我們家劉泓劉相公可在這屋裏。麼那個僕婦向他望了一會。依稀記得這人是在這裏吃過酒的。忙笑說道。你老問劉大少麼。有好幾日不見他來。走動了你向別處去問。一問看邢守信聽他這話。心裏益發着急。隨即掉轉頭就走。思量到那裏去尋。

他呢。除非再到姓莫的那裏走一趟。他同姓莫的最是要要好。昨夜一定住他家。也未可知。主意已定。掉轉身。就跑跑了。有好一會功夫。抬起頭來。四面望了望。猛覺得那些街道左也是一樣。右也是一樣。到反將那姓莫的居址忘記了。路上車馬又多。想同人家問一問。又因爲自己是滿嘴土音。別人聽去也不甚清楚。只急得滿頭大汗。身上那件長衫。又十分累墜。他一時性起。也不顧甚麼。拔起腳來。使勁的亂躡。越走越遠。忽然看見。面前人烟稀少。只覺得野曠天低。四圍雲樹。不知跑到甚麼地方來了。重行走了一會。早見離着一箭多路。那滬寧火車翻翻滾滾的。正打從眼前駛過去。心裏一。想不好了。如何我這一頓走。已經抄過火車站的大路了。料想那個姓莫的。斷然沒有住在這地方的道理。正在思量。埋着頭。一步癩似一步。不防備前面忽然得的跑過一個黑驢子。來自己也不知道。避讓一頭。直撞了去。那驢頭剛碰在自家胸口。任是那守信再蠢些。他的力量究竟如何。抵得過那匹黑驢。一個倒栽葱。直跌在泥土地下。將那件湖縐夾衫。已是染了好一大片污泥。那個小衣包兒也遠遠的擱在一旁。這時候轉將那個騎驢子的一位鄉老嚇了。一大跳。慌忙跳下鞍子。一手牽着韁繩。走至那守信。

面。前。望。望。了。不。由。哈。哈。大。笑。起。來。說。原。來。你。就。是。邢。大。爺。幸。會。幸。會。不。然。我。還。沒。有。地。方。去。尋。你。去。呢。說。着。就。伸。手。將。他。扶。起。邢。守。信。扎。着。一。雙。泥。手。剛。待。要。罵。猛。的。向。那。人。仔。細。瞧。了。瞧。也。就。笑。說。道。老。馮。你。這。一。會。子。如。何。跑。向。這。裏。來。了。我。是。有。心。事。的。人。向。前。走。路。不。會。瞧。見。你。罷。了。怎。麼。你。也。冒。冒。失。失。的。也。不。將。你。牢。瘟。牲。口。管。束。好。了。兀。的。將。我。碰。了。偌。大。觔。斗。要。不。是。你。看。我。可。肯。饒。你。……一。面。說。一。面。就。去。在。他。驢。鞍。子。上。使。勁。將。手。擦。了。擦。然。後。又。走。了。幾。步。拾。起。那。個。衣。包。依。然。套。在。膀。臂。上。那。個。老。馮。笑。道。你。說。你。有。心。事。難。道。我。的。心。事。你。就。不。知。道。了。不。瞞。你。說。我。昨。夜。歇。在。蘇。州。城。外。一。個。小。飯。店。裏。睡。的。那。張。楊。子。臭。虫。又。多。擾。得。我。一。夜。不。會。好。生。合。眼。今。天。趕。了。一。個。五。更。頭。跨。上。驢。子。向。這。裏。進。發。我。知。是。這。條。路。上。行。人。狠。是。稀。少。老。實。便。在。鞍。橋。上。打。起。盹。來。剛。在。這。裏。做。了。一。場。好。夢。夢。見。我。的。老。婆。死。了。有。人。替。我。做。媒。將。你。的。女。眷。嫁。給。我。我。好。生。快。活。打。扮。成。簇。簇。新。新。的。一。個。新。郎。正。扯。着。你。那。女。眷。進。房。去。成。好。事。猛。不。防。一。頭。就。將。你。碰。倒。了。……邢。守。信。不。待。他。的。話。說。完。連。忙。向。地。下。啐。了。兩。口。說。悔。氣。悔。氣。清。大。早。起。遇。見。你。這。糊。塗。崽。子。沒。有。一。句。吉。利。話。說。給。我。聽。轉。鬧。起。清。秋。大。夢。來。包。

管整整的有一天不爽利呢。老馮又正色說道：「邢大爺，你莫嫌我老馮說話晦氣，還有悔氣的話，不曾告訴你呢。你可知道我家裏失了火了。」邢守信笑道：「你家失火，還不是由你家失火管我甚麼？晦氣不晦氣，老馮又笑道：「這一把火燒的，雖然是我家房屋，房屋裏面堆的却是你的糧食，如今可都成了灰燼了。怎生這晦氣不與你有些交涉？」邢守信驚問道：「哎呀！我住宅東邊那所倉房，難道燒掉了？可曾搶出些物件來？」沒有。老馮聽他問着這話，忙忙的將個頭搖得像博浪鼓也似的，說一根紗兒也沒有搶的出來。你不相信，趕回去一看，就明白了。邢守信聽到這裏，也顧不得甚麼不禁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嘴裏不住的怨天恨地，數數落落，又罵着劉泓，說若不是因爲同你到上海來尋魂，也不至將所有隔年的糧食燒得罄淨。老馮見他這個模樣，上前勸他，又不肯理，會急得老馮將雙腳一頓拍着手掌，說道：「又是一個會哭的。」邢守信聽他這話，方才止了眼淚，指着他臉上問道：「還有誰會哭來？」老馮笑道：「還有誰呢？就是邢大嫂子失火之後，他也不曾住哭，特地夾着我到這地方來，給信給你，叫你趕快回去看，是怎樣計較。眨眨眼就要下小秧兒了，沒有稻種打那裏去覓小秧，我還愁這上海地方狠。」

大。不。知。到。那。裏。去。尋。你。如。今。竟。在。這。裏。遇。見。那。大。爺。了。還。算。是。我。老。馮。的。造。化。邢。守。信。點。頭。無。語。掉。轉。頭。來。一。看。見。那。黑。驢。子。還。牽。在。老。馮。手。裏。他。驀。的。生。了。一。個。計。較。不。由。分。說。將。老。馮。手。裏。的。韁。繩。同。一。根。瘦。鞭。子。不。防。頭。便。奪。在。手。裏。翻。身。跳。上。驢。背。嘴。裏。說。了。聲。我。是。心。急。如。火。了。怕。走。得。不。狠。爽。快。權。借。貴。驢。子。用。一。用。你。在。後。面。跟。着。慢。慢。的。踱。不。妨。說。話。時。間。早。加。上。一。鞭。那。黑。驢。子。展。開。四。足。如。飛。的。走。了。急。得。那。個。老。馮。不。住。的。喊。道。這。樣。毒。日。頭。怎。生。挨。着。趕。路。你。且。等。一。等。我。們。替。換。着。騎。這。牲。口。不。好。邢。守。信。那。裏。聽。見。歡。天。喜。地。像。駕。雲。一。般。直。往。前。走。可。憐。那。個。老。馮。沒。命。在。後。叫。喊。畢。竟。兩。條。腿。的。老。馮。那。裏。追。得。及。四。條。腿。的。黑。驢。先。前。還。看。見。邢。守。信。在。大。路。上。不。住。的。揚。着。鞭。子。去。打。驢。打。得。那。黑。驢。昂。頭。擺。尾。飛。也。似。的。向。前。奔。走。後。來。漸。漸。的。連。影。子。都。看。不。見。了。老。馮。一。頭。走。一。頭。天。殺。地。殺。價。罵。其。時。日。已。過。午。那。一。輪。紅。日。益。發。放。出。陽。威。來。晒。向。地。皮。上。好。像。炙。灰。似。的。盪。得。脚。趾。溜。漿。大。泡。再。仰。首。望。一。望。天。半。一。點。雲。彩。都。沒。有。老。馮。走。得。渾。身。臭。汗。一。口。氣。走。了。有。二。十。多。里。大。路。幾。乎。不。暈。了。過。去。再。一。抬。頭。驀。見。大。路。上。自。家。那。匹。黑。驢。子。端。然。不。動。站。在。那。裏。只。不。見。邢。守。信。影。子。老。馮。這。一。喜。非。同。

小可說這砍個千刀的想是做了路倒鬼了。怎生好端端的將驢子擱在這裏。他又向那地方尋魂去了。物歸原主不如我趁勢騎了回去。沒的再撞着這死鬼。可就又要淘氣了。心裏想着一隻脚。遂跨上驢背。拾起韁繩。使勁帶了帶。說也奇怪。那驢子只不肯走。老馮罵道。這亡人也來欺負我。說着。又用腿向前一夾。那驢子也只將蹄子蹶了蹶。依然文風不動。老馮不禁也就放聲大哭。說道。這亡人管是給那死鬼騎傷了。這一會子。他也懶得動。揮等我來牽着他。慢慢的向前踱罷。老馮于是重行跳下驢背。忽的聽見驢肚皮底下有個人。嘆喏笑出聲來。老馮吃了一嚇。再彎腰望了望原來那個。邢守信止躲在驢肚皮下。休息哩。老馮急起來向他問道。你在這裏幹甚麼。邢守信笑道。日頭怪熱的。誰耐煩沒命的向前去趕路。我在這裏乘一會涼兒。再騎這亡人不遲。老馮急道。這裏又沒有遮陰所在。涼甚麼呢。邢守信且不肯出來。只是笑着說道。這亡人好大肚皮兒。遮得這裏黑沈沈的。我便躲在影子底下。再也快活不過。可巧這亡人不知想到那兒去了。儘管將那驢腎壘壘的垂下好幾尺長。被我死命據着他。這亡人彷彿是一把洋傘。那驢腎便是洋傘柄子。柄子據在我手裏。任你們偏着他。叫這亡人怎生。



走得開去呢……說得老馮又好氣又好笑方才悟出適才趕那驢子走不開來的緣故不得已只好央告着他說你須得念我年老巴巴的趕來請你回去論理你也該可憐我些兒這匹驢子且不講是你的我的以後我們兩家頭替換騎着回去可好不好邢守信見他這個模樣方才點頭答應隨後彼此就一路同行連嚷帶吵好容易才鬧得回家這且不在話下且說這一天劉慕隱一直到傍晚時候方才回店依然不見劉泓同邢守信兩人便問那個小官那個小官說道今天大早邢大爺就將衣包打得齊整自家說是去尋覓少爺同他一路同鎮江去了這時候不會見他們回來想是邢大爺已經遇着少爺搭了中班火車亦未可知劉慕隱點點頭兀自沒有話說自此以後他心裏一總料定劉泓回了鎮江所以那個競會教堂裏再鬧得烟燄漲氣他不但不會知道而且也從不曾疑惑到劉泓還留滯在這地方兒自家轉一心一意想去結識那個紅蝶女史放着生意也沒心腸去做偷着閒空兒便向那個鳴鳳里第三百七十七號去不時走動有時候也同紅蝶會在一處他便有一搭沒一搭尋出些閒話來去同他攀談又講到三唐兩宋誰人是風調適勁誰人是詞操豐艷只管講得津津不

倦那個紅蝶本是一位跌宕不羈的女子。他做詩的宗旨不過借着這名目去沾花惹草。並非真個要想去做掃眉才子。不櫛進士。況且他近來又在那個道院裏遇見劉泓。覺得這劉泓生得粉粧玉琢。委實叫人憐愛。一心便全注在他的身。偷着閒空就溜得去巫山私會。再沒有這心腸去同你這位冬烘頭腦接洽。不過看着嫂嫂情面不能放下面孔來去呵斥他。少不得勉強虛與委蛇。慕隱不知道就裏。但凡遇見紅蝶。賜他一二分顏色。他益發顛頭播腦。不知怎樣去奉承他。才好紅蝶暗中。也兀自好笑。惟有他妹子蓉娘。瞧這情形。狠有些替他這位猷阿哥慚愧。只是不好當面勸得幾次。問他怎生不將泓兒帶得來。廝見他只告訴蓉娘說。泓兒已同他母舅搭起火車返里去了。蓉娘着實埋怨他。說不該叫甥兒徑自回去。難道你曉得我做姑母的。住在這裏如何不肯讓他見我。一見究竟安的甚麼心兒。慕隱只是含笑支吾。又不能將自己心事明白告訴蓉娘。後來蓉娘也只得罷了。只說了一句。此後等待泓兒再到上海時候。你務必携他來見我。一見罷了。自是以後慕隱遇着閒工夫。都到這裏來會紅蝶。蓉娘覺得他狠沒有意思。便想出一個法子來。同他商酌說你的外甥女兒年紀已是長成了他。

的容貌雖然醜陋些。至于心地却還明白。我往常也逼着他的姑娘教給他。詰些方字。塊兒逐年計算起來。如今也認得有三五千字。每天在書案頭也拿筆描寫一張字帖。他姑娘笑着告訴我。說。婢兒用筆頗能得法。寫出來的字。秀媚可愛。我聽着他這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難得你舅舅是個老法家。又近在咫尺。不時的還向這裏走動。我替你設想。與其每次光降。總問着沒有事做。不如教導教導你那個外甥女兒。一者可以借此消遣。二者也就沒有人議論你的長短。你瞧我這話可用得用不得。慕隱聽了笑道。用得用得。我當初在家鄉時候。不瞞你說。也曾教過多少活猴。獼兒。如今雖然荒疏了。至于講到教導這女孩子。總還不至貽笑大方。婢兒在那裏呢。你就叫他過來。我同他談談。蓉娘見他肯於應承。心中也非常歡喜。忙笑說道。婢兒他用心得狠呢。這一會子不是伏在我房裏。那張梳桌上寫字呢。等我替你來叫他。慕隱笑道。既是這樣說法。且不必去向他打擾。我左右沒事。等我走過去瞧瞧。他用筆的法兒。強將手下無弱兵。有他那一位聰明姑母的傳授。不消說得自然。又是一個才女了……說着便隨着蓉娘一徑向他臥房裏走入。果然看見。婢兒家常打扮。身上只穿了一件淡青洋紗單褂。

子雙袖擄得高高的。按着一本仿字在那裏。一筆一筆撇捺。蓉娘笑着說道。嫖兒快過來見你的舅舅。我特的請你的舅舅過來。指示你不用害羞。有不懂得的地方。儘管向你的舅舅詢問。他是當今的名士。把來教導你。實在是大材小用。然而因爲自家親戚。他却也說不得這話了。嫖兒剛自寫得高興。聽見他母親這番說話。又見舅舅注背。後隨着進來。不由臉上通紅。那黑皮裏一陣一陣泛出羞暈。越覺得眼斜眉蹙。分外難看。兀自站起來。叫了一聲舅舅。又忙忙的將字本扯過一邊。笑着說道。我那裏算得是寫字。哩沒的被舅舅笑話。母親也太囉唆了。這些事告訴舅舅。做甚慕隱。且不同他說話。心裏暗想。這字本裏的影字。少不得定然是紅蝶寫的。遂不由拿眼去偷覷着。只見上面寫的十六個大字。是『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不覺怏怏不樂起來。暗暗說道。論紅蝶女史那個風流人物。便是寫個影字兒。也應該寫幾筆風雅詩句。如何將這樣腐敗的文字寫出來。未免使玉人減色了。沈吟了一會。且不暇同嫖兒講說。別的劈口便問道。你摹的影本。定然是你姑母親筆了。嫖兒掩口笑道。舅舅不知道。我那姑娘他鎖日價也不知道。忙甚麼事兒。多在外。少在家。便是偶然向屋裏坐。

着也是慌慌似的他那裏有這閒工夫替我寫字影兒這還是我母親在街上碑帖舖裏替我買的印刻好了的字影我便日日描寫一張究竟也算不得是字不過借此練習練習腕力不叫荒疏了罷咧慕隱又將那字拿在鼻尖上瞧了瞧見果然是刻板印成的方才點頭無語蓉娘便插口說道你那娘他是個忙人沒有閒功夫教你習字我適才轉同你舅舅講過橫豎他老人家常到我們這裏走動除得寫字這一件你有甚麼講解不來的書本子不妨請問你的舅舅姨兒笑道果然如此那可我的造化了我實在因爲沒有師傅指點我雖然有心在那書卷上講究講究總覺得糊裏糊塗似的不大明白只要舅舅不嫌膩煩我就老着脸求舅舅隨時指教了……說着果然又捧出好幾本書卷還有一部唐詩是已經用硃筆圈點過的早翻出幾頁來向慕隱詢問要他解釋出來給自己聽慕隱也就同他講了好些做詩的法子因此又消遣了大半日自是以後慕隱便借着教他甥女讀書爲名格外向鳴鳳里走動得親密先前還有好幾家鄰舍疑惑他的舉動不端後來經蓉娘將這話有意無意的告訴別人別人也就不去理會他們事迹了慕隱有時候體察他這甥女的心情舉止覺得他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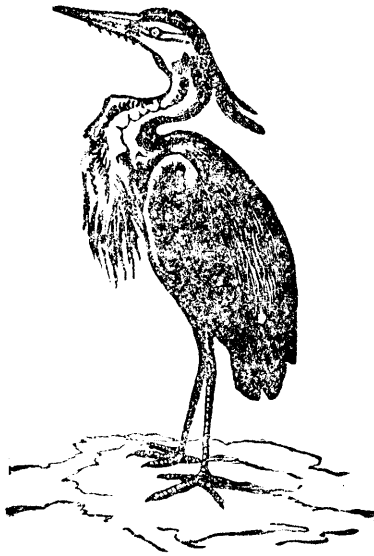
賢淑除得帮着母親主持中饋。偷着閒空兒都一心一意的放在讀書寫字上。從不肯隨着他姑母向外間游蕩。心裏不禁暗暗的喝采。又想到兒子劉泓年已逾冠。至今還不曾聘着婚事。自己身居異地家鄉親友年來甚是隔閡。便是有甚麼好女孩子自己也無從知道。我看這蓉娘妹子孤身一人膝前祇有這一個愛女。平時探聽他的口氣。當日妹丈在世時候甚是鍾愛他所有珍珠寶石交給蓉娘的。狠是不少。單論他這份家私將來不交給嫫兒。又交給誰呢。不如趁這時機同他商酌。便將這嫫兒給我做了媳婦。將來劉泓便可以享受他家所貽財產了。主意已定。有一天便背着嫫兒向蓉娘提議。到此蓉娘笑道。這件事出自哥哥口氣是再好不過的了。我初次會見哥哥時會便想同哥哥那邊附爲婚姻。取其將來彼此有個照應。後來又聽見哥哥說這泓兒生得異常美麗。我當時就灰冷了這顆心。以爲相女配夫。委實我家嫫兒容貌過於醜陋。沒的誤了內姪的終身。幾次要想開口也就忍住。不曾開口。若是哥哥果然不嫌他醜陋。我斷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哥哥最好先寫一封家信回去告訴嫂子同姪兒他們聽聽。一經他們允許。我這裏就讓哥哥放聘。慕隱笑道。妹子說到那裏去了。自古聖人

有言娶妻娶德娶妾娶色。泓兒也讀過幾年書的。或者與目前那些輕薄少年不同。斷不至計較妻房顏色。況且由我做父親的作了主。他還敢道個不字甘心。做不孝忤逆之子。妹子你且放心。也不必寫信通知你的嫂嫂。我們就此一言爲定。永無翻悔。等待秋涼時候。就在我這裏替他們行茶。下聘。借借口說無憑。我早就帶了一件聘儀過來。還是當初我的祖父傳留下來的。一個羊脂白玉簪兒。權且放在妹子這裏。等嫫兒將來過門之後。依然交還給我。做一個傳家之寶……慕隱一面說一面真個笑嘻嘻的打從身邊荷包兒裏將那枝簪子輕輕取出來。雙手遞給蓉娘。蓉娘欣然接在手裏。望了望笑着說道。可是同偕到老。和合百年。就從今日爲始了。不由的輕移蓮步走入房裏。便將這玉簪兒插入嫫兒髮髻中間。羞得那個嫫兒伏在案上。頭都抬不起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劉泓之迷失論情事。其父慕隱無不急去尋覓之理。然而慕隱先生明明置若罔聞。一似絕無其事也。者此不獨讀者疑之。卽其子劉泓亦當無不疑之者也。詎知阿舅邢公種種舉動。出人意料之外。尋甥不遇。乃遇鄉鄰黑驢一騎。翩然就

道。致。使。劉。泓。陷。身。道。院。設。非。多。情。紅。蝶。吾。安。能。逆。知。其。究。竟。也。哉。然。而。險。矣。  
以。嫖。兒。而。配。劉。泓。真。是。天。地。間。絕。大。憾。事。乃。翁。憤。憤。竟。用。家。庭。壓。制。手。段。毅。然。爲。  
泓。兒。聘。以。爲。婦。此。後。種。種。慘。劇。皆。釀。於。是。設。非。上。蒼。多。情。爲。彌。缺。陷。真。有。令。人。爲。  
之。叫。屈。者。世。界。如。此。不。情。之。舉。動。多。如。恆。河。沙。數。矣。安。得。容。作。者。一。一。爲。之。寫。照。  
也。哉。





奇情  
小說  
還嬌記

第六回 親上親嘉耦翻成怨耦 險中險離人權作恩人

當劉慕隱同蓉娘絮絮談話之間那位崔嬌玉姑娘便是今日號稱摸兒的隱隱的在房裏却已聽得明明白白但是女孩兒家心事只有自己彎在肚皮裏那裏能說得出口見他母親已將自己允許給他那位舅舅做了媳婦免不得心中一憂一喜喜的是這位表兄劉泓平時聽見舅舅口氣說他生得像似美人兒一般不料這樣風流快婿竟爲自己所得憂的是也因爲這位表兄生得太好了娶的妻房雖然不一定是月裏嫦娥西池王母總還要匹配得過他方才可以算得起一雙兩好我的容貌是我知道的怕在這個偌大上海地方還挑選不出第二個來並不是在好的裏挑選不出就是在醜的裏也挑選不出將來嫁給他時候任是他講不出甚麼然而我若撫心自問也覺得十分慚愧白白的誤了他這一表人材如今既是父母他們做了主張叫我也不能自主只好且待將來再瞧着罷芳心裏正在轆轤上下的盤算猛不妨他母親又走進來替他將放聘的玉簪兒插向自家髮髻這一羞澀也就羞澀到無以復加的了

打從第二天起，便不肯公然出來見他舅舅，只躲在繡房裏，含羞默坐，慕隱也猜到他們做女孩兒的苦處，轉覺得自己聘了一個未婚媳婦，早跑掉了一個得意門生，暗自發笑。後來還是蓉娘百般的向姨兒勸說，說舅舅本來是自家親戚，雖然結了這一重婚姻，你的年紀還輕，應該依舊老老實實的求你舅舅教給你讀書識字，何必學那小家子習氣，偶然碰着婆婆家的人，好像老鼠避貓似的，見着影子就逃避，不及如今世界上的事，益發開通了，儘有少年男女，借着那自由平權的議論，還親口訂下婚約，沒早沒晚的都聚攏在一處，也不會見他們粉臉上紅一紅兒，如今不過是舅舅罷咧，你就這個模樣，萬一將來你的表兄打從鎮江再到上海來走走，依你害羞，我還不敢請他上門呢，這不成了笑話兒了。姨兒被他母親逼迫，不過少不得伸縮縮的，照常在。他舅舅面前上課，但是遠不如往常的親密了。有一天晚間，慕隱剛在蓉娘家裏吃過消夜，不無又小飲了幾杯白玫瑰酒，興甜意適，無以消遣，却好蓉娘坐在對面，姨兒便捧着一本唐詩，立在慕隱座側，慕隱隨手翻出一首詩來，正是那崔護桃花依舊笑春風的詩句。慕老先生開了話箱，便滔滔不絕講解那一句詩，講得津津有味，猛的聽見

外邊門响。頓時便走入一位輕盈嫵娜的女郎來。別人還不曾留心。劉老先生那一點眼光。早經射得過去。原來不是他人。正是那個女史紅蝶。他心裏已禁把持不定。幾乎要笑出聲來。漏生那個紅蝶。今晚對着慕隱。與往昔大不相同。轉盈盈的。揀了一張椅子。坐下先飛了一個眼色。向慕隱身上不住的盤旋。這時候把一個慕隱。轉瞧得着實不好意思起來。頃刻緋紅了那副老臉。紅蝶轉又笑吟吟的說道。劉先生儘管往下講。我不來打擾你們功課。我到可以在這一旁傍聽着也。讓我長些兒識慕隱。聽見他這番話。格外羞愧。那裏還有一字講得出口。只得搭訕着說道。女史是詩學大家。我何敢在這個當兒。班門弄斧。到是崔護這一首桃花詩。可算千秋絕調。後人那裏能穀學步。不知我這話。女史還以爲然否。紅蝶笑道。論這首桃花詩。自然是好的了。但不知崔護在那時候。是否抄襲旁人的。不是若是他果然抄襲旁人。任是再做得好桃花詩。也不能算好了。慕隱心裏是有毛病的人。禁不得聽着這一句話。不由暗暗吃了一嚇。後來一個轉念。還疑惑紅蝶是無心之論。只得老着面皮說道。女史又來取笑了。以崔護這樣大詩家。而論何至還去抄襲旁人。這事我可以替他擔保。得請女史不用訾議。前輩

紅蝶又笑道。這話也難盡信。無如目前竟有好些自命詩家的人也常常抄襲旁人詞句。拿出來冒充是自己所作。我因信不及今人也就不免搪突古人了。慕隱聽他說一句。臉上便紅一會。知道紅蝶這話裏定有緣故。然而我那件事除得我一個人明白。便連劉泓他也不得而知。況且劉泓又已過返鎮江。益發沒有走漏消息的道理。或者是紅蝶泛論他人也未可知。我却不可賊人胆。虛轉被他瞧出破綻來。反爲不美。於是拿定主意。更不似適才皇恐模樣……但是劉慕隱生平有一種怪癖。平時同人講話沒有甚麼關係。他一般的平心靜氣。發出議論來。却也與尋常人沒有甚麼分別。及至心裏有了着急的事。他那個講話當兒。就會咬文嚼字。滿嘴的之乎者也。益發多了。好借此掩飾他的短處。彷彿近來那些文人學士。明知自己理由不甚充足。少不得就要引經據典。好請出些古聖賢來替他幫個忙兒。又像一班編纂小說的朋友。每逢白話弄不來的地方。不如雜湊些文言上去。也不管他千篇一律。倒還叫人不致議論他的不是。所以慕隱因爲紅蝶的話有些刺心。不由遂正襟危坐。放下臉來。侃然說道。言爲心聲。本乎人之性情。而發者也。若是做詩。也去抄襲起來。是可抄襲。又孰不可抄襲也哉。

世有抄襲者，雖不得生啖其肉，吾將爲厲鬼以擊之矣……又複說了一句：「吾將爲厲鬼以擊之矣。」紅蝶見他這個怪聲怪氣，益發格格的笑個不住，又說道：「劉先生，這話也難講。人家抄襲你做厲鬼去擊他，若是你去抄襲又是誰做厲鬼來擊你呢？」慕隱被他這一逼，真是急得鬚眉倒豎，霍的站起身子，指着紅蝶說道：「哎，啣，啣……哎，啣，啣……老夫自同女史認識以來，彼此都是廝抬廝敬，從來不曾鬧過一句頑話兒，何以今日你無辜的誣讒我，硬生生說我抄襲旁人之詩，這還了得！你有何證見？又是誰告訴你的？哼，哼，你若不交出我一個說我抄襲的人來，我今日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勢不兩立，不共戴天者也的了……其時，婢兒站在慕隱身旁，見慕隱動了真氣，心裏轉十分不滿意。他這姑母又深恐慕隱年紀高大，禁不得這樣氣惱，慌忙轉身倒了一杯茶來，想遞在慕隱手裏，慕隱那裏肯去？吃茶將手一揮，幾乎不將茶鍾插在地下，潑得婢兒滿衣襟的水迹。婢兒縮手不迭，蓉娘也忙站起來，笑說道：「彼此鬧頑笑兒罷，咧，哥子何用如此？着急做詩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抄襲也好，不抄襲也好，我就不相信你們會這樣認真起來。慕隱大聲吆喝道：「婦人，何知這件事如何能誣讒人？他不還出說我抄襲

的人來我同他誓不干休紅蝶不慌不忙依舊掩口而笑低聲說道劉先生你且請坐自然有人告訴我的慕隱接着說道是誰是誰紅蝶笑道還有誰呢便是你抄襲他的詩的那個令郎慕隱總還疑惑劉泓不在上海斷然沒有去將這話告訴紅蝶的道理雖然覺得紅蝶這句話有些說中了自己病根却只不肯認錯依舊硬着頭皮向他辨駁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非其有而取之曰攘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聖賢還責備他不是豈有其父攘詩而子證之難道聖賢便不責備他的不是嗎……說到此處又掉轉向蓉娘母女冷笑說道你們且不必辨駁他這話是真是假單就他說是我兒子告訴他的這話而論他不是分明在這裏做夢我不是久經告訴過你們我家劉泓早隨着他母舅轉回鎮江去了他既然說是遇見我的兒子難道我還有第二個兒子不成譚言狂囈是謂亂賊亂賊者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接二連三將這一句話又在嘴裏呼了幾聲紅蝶此時見他這種頑固不通的模樣不由也就心中生氣重重的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在此發昏了你還想有第二個兒子呢怕你這一個兒子已經保不住性命你口口聲聲罵人做夢我知道你的大夢還不會做得醒呢你抄襲不

抄襲有兒子沒兒子與我又。有甚麼相干。算我是多話罷了。……說着負氣站起身子。徑自向自家臥室裏走去。蓉娘聽見他話裏狠有用意。不禁吃了一嚇。忙攔着慕隱。不必瞎嚷。亂吵悄悄的向嫫兒說道。你姑娘適才所講的話。你聽明白了不曾。分明你那表兄或竟出了意外的變故。叵耐你這舅舅也不揀要緊的話。同他詢問。轉在這幾首屁詩上鬧得烟舞漲氣。我就猜不出他是何心肝。嫫兒點點頭。又不便說甚麼。再拿眼去瞧他舅舅。依然還站在那裏挺腰疊肚的發怒。蓉娘更忍耐不住。忙向慕隱追問道。別的閒話我們且擱着不談。我只問你泓兒是幾時同他舅舅轉回鎮江的。你可親自送他們上了火車。不曾慕隱見蓉娘問他。這話畢竟不肯輸。這口氣偏生硬着頭皮說道。怎生我不會親自送他們上的火車。我難道還編謊哄你紅蝶在房間裏不由笑得合合的說道。他又來做夢了。他既然親自送他們上了火車。如何轉將他兒子送入那個道院橫豎這道院近在上海。並不是遠在鎮江。我怕他兒子明兒在道院裏爛化了尸骸。他還咬定牙齒說他兒子在鎮江活着呢。蓉娘愈聽愈覺得這事不妥。連忙重向慕隱急着問道。你不用在這裏死命的混賴。你可聽見我這妹妹口氣似乎知道你這。



兒子大有性命危險。你若再執迷不悟，一味價自己相信，自己我到要請問你還是做詩要緊，還是兒子的性命要緊……慕隱這時候頭腦稍覺清楚，又聽見他們提到他兒子有性命的關係，畢竟父子情深，方才換了一副面孔，鄭鄭重重的問道：「怎樣……怎樣你們講說的是些甚麼？我家泓兒你們果是看見他了，他的性命怎樣……怎樣……怎樣……」一面說一面已索索落落的抖個不住。蓉娘急道：「你問我麼？我可知道些甚麼來？別人適才要告訴你，你又不肯去聽他轉沒頭沒腦的，同人家鬧着詩兒文兒鬧的，不得開交，你有這問我的功夫，不如去問一問我那妹子……紅蝶在房裏接着說道：『嫂子休要叫他來問我，我在這裏做夢呢。做夢的人還有甚麼可以問得？』」蓉娘笑着勸道：「可又來了，妹子總須看我們姑嫂情分，有甚麼話理合告訴我們，知道好讓我們想出一個辦法。難道妹子就忍心望着我這內姪兒死了不成？」劉慕隱此時也覺得倉皇失措，只得涎着臉走近紅蝶房外，深深的着地一躬，說：「女史，休得同我一般計較。適才言語多有沖撞，女史果然能知道我兒子踪迹，自當恩有重報，決不相忘。」紅蝶嘆哧一笑，重行說道：「你這兒子上火車時候，畢竟你會親眼看見不曾？慕隱那裏還敢

講。謊。忙。說。道。委。實。不。會。親。眼。看。見。原。是。店。裏。小。官。告。訴。我。的。說。我。那。阿。舅。在。那。一。天。清。晨。出。去。尋。覓。泓。兒。好。同。他。一。路。轉。回。鎮。江。後。來。我。那。阿。舅。並。不。會。回。店。我。原。疑。惑。泓。兒。敢。是。同。他。一。路。走。了。所。以。至。今。並。不。會。去。訪。尋。他。的。下。落。蓉。娘。聽。到。這。裏。方。才。明。白。不。禁。將。雙。脚。頓。了。頓。說。你。這。人。真。個。糊。塗。死。了。你。又。不。會。親。自。見。他。上。了。火。車。怎。生。就。拿。得。穩。穩。的。說。他。已。是。同。他。舅。舅。回。鎮。江。去。呢。好。妹。妹。請。你。趕。快。將。這。其。中。詳。細。告。訴。了。我。們。罷。我。們。此。刻。方。寸。已。是。大。亂。了。屈。指。他。舅。舅。動。身。日。期。於。今。已。隔。了。有。兩。個。星。期。之。久。這。事。委。實。有。些。不。大。尷。尬。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便。如。何。是。好。呢。紅。蝶。見。他。嫂。子。對。於。劉。泓。這。樣。關。切。尙。猜。不。出。是。何。緣。故。轉。款。移。蓮。步。依。然。走。至。外。間。原。原。本。本。將。劉。泓。如。何。失。陷。在。道。院。如。何。被。那。個。香。繡。花。鎖。在。裏。面。斷。然。不。肯。放。他。出。來。如。何。這。裏。面。會。經。死。過。多。少。年。只。不。會。提。着。自。家。同。劉。泓。交。涉。的。事。迹。蓉。娘。聽。畢。已。是。粉。面。失。色。手。足。冰。冷。那。個。嫫。兒。也。就。淚。如。雨。下。劉。慕。隱。才。悟。會。他。那。四。首。白。桃。花。詩。原。是。因。爲。紅。蝶。遇。見。劉。泓。方。才。破。了。他。的。秘。密。這。時。候。且。不。暇。顧。及。別。的。想。到。兒。子。性。命。要。緊。轉。氣。咻。咻。的。望。着。紅。蝶。說。道。你。瞧。我。昏。憤。麼。原。來。泓。兒。並。不。會。隨。着。他。舅。舅。回。家。若。不。是。女。

史今日同我講明白了。我還永遠睡在鼓心裏，沒有知道的機會。但是事已如此，我膝下祇有這一個兒子，何能聽任他陷身魅窟？還請女史告訴了我的地址，我立刻便要接他出來。這孩子委實也是不肖，這地方如何可以留戀不趕緊跑出來？難道想在那裏永遠躲着就完結了他？一世不成紅蝶，冷笑道：劉先生說話好容易，他們外國人的道院就容你輕易出入，你幾曾見你兒子進去的？你便好去攜帶他出來，無論我告訴你的地址也沒有益處，就使將地址告訴了你，你走到他那道院門首，也只好白望一會，沒有能輕輕讓你進去查察。兒子道理慕隱，又說道：照女史這樣口氣，世界上沒有王法了。他將我兒子白白拐入裏面，我親生父親去喚他出來，他敢不放我出入？再不然，我便寫狀子去告他，一告看他可吃得住吃不住……這幾句話，又將紅蝶引得笑起來，說你去告他，你何證據？況且他這地址是在租界上，便是重要案件，也還要費許多手續，方才可以在租界上去捕獲罪人。你這無憑無據的小事，開口就要告起人來。你先生住在這上海，也不祇一天了，怎生說出的話，好像兒戲似的，叫人聽着，狠是發笑。慕隱聽他這番話，狠是有理不覺呆了。儘管坐在一邊痴痴的發怔，還是慕娘

含着。眼。淚。近。前。說。道。哥。哥。你。且。不。用。烏。糟。糟。的。亂。着。這。件。事。在。我。看。起。來。大。約。非。煩。我。這。妹。子。替。我。出。點。力。不。足。以。成。事。我。知。道。你。說。的。那。個。女。教。士。素。來。同。我。這。妹。子。非。常。親。厚。妹。子。說。出。一。句。話。來。他。沒。有。一。個。不。肯。聽。從。的。道。理。好。妹。子。你。千。不。看。萬。不。看。還。看。我。們。這。姑。嫂。情。分。平。時。相。處。也。還。不。薄。你。總。不。能。忍。心。眼。睜。睜。看。着。我。這。女。婿。置。於。死。地。不。去。援。一。援。手。……紅。蝶。憚。了。憚。笑。問。道。你。們。幾。時。結。了。親。了。怎。麼。瞞。着。我。不。請。我。吃。一。杯。喜。酒。蓉。娘。又。道。原。是。這。件。事。還。不。曾。告。訴。妹。子。因。爲。妹。子。有。好。多。日。子。不。會。回。寓。可。巧。你。今。日。回。來。正。待。要。將。嫫。兒。的。姻。事。稟。明。了。你。好。讓。你。替。我。歡。喜。不。料。你。在。這。時。候。忽。然。提。着。泓。兒。失。陷。在。道。院。裏。我。們。吃。嚇。還。吃。不。過。來。那。裏。會。談。到。這。些。閒。話。……蓉。娘。於。是。又。一。長。一。短。將。慕。隱。那。一。天。放。聘。的。話。告。訴。了。紅。蝶。紅。蝶。拍。手。笑。道。怪。道。呢。我。適。才。剛。提。到。劉。大。少。的。當。兒。我。這。姪。女。兒。忽。的。一。條。鼻。涕。一。條。眼。淚。傷。起。心。來。我。心。裏。剛。是。有。點。詫。異。原。來。他。的。終。身。已。付。託。給。劉。大。少。這。就。無。怪。他。關。切。的。狠。了。……說。着。又。拿。眼。去。看。嫫。兒。嫫。兒。又。急。又。愧。不。免。將。臉。掉。轉。過。去。向。壁。上。瞧。看。字。畫。紅。蝶。又。笑。道。既。是。這。樣。劉。大。少。同。我。們。一。重。親。又。加。着。兩。重。親。了。嫂。嫂。你。且。放。心。我。既。然。知。

道。劉。大。少。的。下。落。便。是。嫖。兒。不。會。給。他。放。聘。我。也。不。能。置。身。事。外。不。然。我。早。不。必。將。這。事。告。訴。你。們。了。何。况。嫖。兒。自。幼。我。就。鍾。愛。他。瞧。他。的。分。上。我。都。有。這。本。領。將。劉。大。少。救。拔。出。來。雙。手。交。給。我。這。姪。女。兒。成。就。他。們。神。仙。眷。屬。若。講。到。我。們。劉。先。生。適。才。那。樣。昏。憤。糊。塗。的。說。話。一。定。說。他。兒。子。不。在。上。海。那。可。我。就。不。必。多。費。這。手。脚。了。……慕。隱。明。知。適。才。的。話。多。有。冲。犯。了。這。位。女。史。到。此。地。步。一。者。救。出。兒。子。心。切。二。者。他。那。野。心。畢。竟。還。想。女。史。下。垂。青。眼。不。免。借。他。這。話。慌。忙。含。笑。立。起。身。子。走。至。紅。蝶。面。前。左。一。揖。右。一。揖。的。謝。罪。不。迭。引。得。紅。蝶。笑。了。方。才。彼。此。歸。了。坐。位。又。閒。談。了。一。會。紅。蝶。允。在。明。天。暫。向。道。院。裏。好。悄。悄。的。携。帶。劉。泓。出。險。……所。以。這。一。天。紅。蝶。打。疊。起。精。神。走。入。道。院。却。好。繡。花。並。不。在。家。自。己。便。將。要。救。劉。泓。的。話。告。訴。了。他。兩。人。正。在。私。語。時。候。猛。不。妨。喬。繡。花。忽。從。外。邊。走。入。他。們。都。是。心。虛。的。人。不。由。臉。上。失。了。顏。色。喬。繡。花。素。來。狡。猾。不。過。無。論。甚。麼。事。一。到。他。面。前。他。便。十。猜。着。八。九。這。次。忽。然。看。見。他。們。兩。人。神。態。不。覺。笑。起。來。指。着。紅。蝶。臉。上。說。道。好。呀。我。怎。樣。看。待。你。的。瞞。別。人。的。事。都。不。會。瞞。你。還。輕。輕。將。這。樣。美。人。兒。似。的。男。子。給。你。受。用。誰。知。你。轉。撇。開。了。我。竟。自。同。他。通。同。一。路。打。算。逃。走。

主意。你莫要在。我面前。使乖。老實。有話。告訴。了我。好多。着呢。紅蝶。此時。被他。道着。隱處。知道。要瞞。他也。瞞。不過。不如。徑自用。一番。柔情。去打。動他。看他。怎生。發付。於是。牽着。繡花。衣袖。含笑。說道。姐姐。真是。明兒。萬里。我也。知道。他是。姐姐。的禁。鬱。何容。任我。取携。自便。但是。內中。有些。隱情。不能。不叫。姐姐。知道。若是。姐姐。肯發。慈悲。放他。一條。生路。不獨。劉大。少感。戴大。德。沒齒。不忘。就是。做妹。子的。對於。姐姐。的厚。澤。深仁。也是。淪肌。浹髓。……說。着。又將。劉泓。怎生。同自己。那邊。是親。戚的。話。告訴。了一。遍。繡花。不覺。笑起來。說。原來。是。一家。子人。轉是。我將。他引。誘得。來的。不是。了。但是。到了。我這。地方。的人。從來。沒有。再放。他出。去的。道理。這却。不能。答應。你紅。蝶吃。了一。驚。不由。雙膝。跪至。繡花。座前。說道。好。姐姐。你平。素看。待我。何等。親愛。怎生。這點。點小。事。就將。臉打。得高。高的。不肯。答應。我放。他出。去。這不。是算。我們。白好。了一。場麼。我總。求姐。姐另。眼看。待。不可。拿對。待別。人的。手腕。來對。待我。才好。繡花。一手。將他。扶起。笑說。道。我的。事迹。都是。你知。道的。我既。愛他。們。將他。們引。誘得。來。難道。有意。置他。們死。地。不過。我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心理。他一。經。出。去。少不。得就。要將。我的。祕密。去告。訴別。人。就。不免。敗壞。我的。名譽。爲我。自家。打算。歷

來的舉動可知也是出於萬分無奈罷。這劉大少既是你的親戚，我愛他的心，又與愛別人不同。可要他依我兩件事，我便放了他罷。一件是他雖然出了我這道院以後，我若是想着他，一經我的呼喚，仍須常向我這裏走動，不可拋棄了我。待他一番的情義……紅蝶尙未及答言，劉泓早從刺斜裏跪至繡花面前，連忙答應着，說道：「使得使得。」女士待我的情義，便是女士拋棄了我，我還捨不得離開女士。此後能于常常的親近芳澤，這是我造化了。如何敢于違傲繡花？說道：「第二件就是防着你出去告訴別人，你須得對着上帝重重的發一個毒誓，我才放心得下……」劉泓不待他說完，忙忙的走至外間，真個撲通向地下一跪，流水的發起誓來。說我劉泓若是將今日這番秘密出去告訴一個人，知道叫 myself 罹重病，便是痊愈了，也變成一個極醜極惡的面孔。永世見不得人……繡花搖頭笑道：「這是甚麼毒誓？我知道中國人最怕的是死，如何你的誓通不講究個死活？轉講究面孔美醜起來？這個誓不毒不毒，紅蝶忙笑道：「姐姐你不知道，他這誓比別的誓毒得十倍呢。他曾經同我講過，他愛他的這副面孔，比較愛他生命，還覺得利害。他常說一個人死了，到不打緊，若是活在世上，醜陋見不得人。」

還有何生趣。所以他不發別的誓。只發這樣誓的了……繡花然後才點了點頭。說既是這樣講。我便也相信你。你們要走。趕在幾時。我好分付他開了鎖鑰。放你出去。紅蝶得了這口氣。還恐事或中變。忙進前一步。笑道。劉大少的老父盼望他這賢郎回去。儼如飢渴在妹子。愚見不如此時。就讓我帶他出門。雙手交給他老父。他那老父一定感激。你不淺呢。繡花含笑輕輕用手指向紅蝶額角一點。說道。你這小鬼頭。一味幫着劉大少說話。這倒是我將你引進見的。不是了罷。罷留得住他的身子。也留不住他的心。你便帶他走罷。紅蝶同劉泓巴不得這一聲。立刻向繡花告別。繡花按着鈴子。分付那兩個白衣女人。果然引着他們。兩人開了各道門戶。然後才走至大門。那大門業已洞開。劉泓跨出門戶。頓解得天空地闊。爽快非常。對着那些綠樹殘英。都欣然含有笑意。不由掉轉頭向紅蝶伸了伸舌頭。笑着說道。好險呀。我不料還有今日。只是此時我同你向那裏走呢。紅蝶笑道。我出來時候。你那老父還坐在嫂子那邊呢。不如我同你一齊先到舍間再酌行。止劉泓答應了兩人。並肩行着。其時已是暮色昏茫。蟬聲四起。走了好一帶荒僻徑路。然後才抵着大道。紅蝶低低向劉泓笑道。大少。你今番出險。



可算是大喜的事了。但是還有一件喜事。我不曾告訴你。若是告訴了你。你益發要歡喜呢。說着便將他嫂子已將自己一個愛女聘給你做了妻子的話告訴劉泓。劉泓聽了果然眉飛色舞。忍不住要合合笑出聲來。紅蝶見他這種情形。也在暗中發笑。且行且走道上。行人漸多。紅蝶便雇了車子跨得上去。劉泓也乘車趕着同行。一會兒已抵鳴鳳里。兩人開發了車。價紅蝶先向裏面走去。這個當兒。大家正眼巴巴的盼望着。見了紅蝶。忙問劉泓踪跡。紅蝶掉頭指着劉泓笑道。這不是劉大少也。跟着我來了。嫖兒聽見這話。急轉身不迭飛也似的躲向樓上去了。劉泓隱約瞧見一個女孩子。衣衫雲旖。便不見猜道。定然就是他的表妹。轉恨走遲一步。不能窺見他的容貌。暗想紅蝶時有如此姿色。他的內姪女兒不見得就不如他。因此心裏格外愉快。此時已看見他父親站在屋裏。想到這一番父子幾乎不得相見。不覺心裏一痛。也就含着滿胞眼淚。跑至幕隱面前。相見慕隱。見了他早放下臉色。先責備他許多話。說他不稟明自己擅自向外邊走動。然後又指着蓉娘告訴他。這便是你的當日的姑母。今日的岳娘。還不快過去見禮。劉泓拭了淚痕。恭恭敬敬向蓉娘行了叩見的禮。蓉娘見這劉泓一表人。

才生得十分美秀。不由喜動顏色。一把扯着他的手腕仔細端詳了一會。笑說道：「奇怪。泓兒這個臉蛋子那裏像是我哥哥養下來的。先前哥哥告訴我這兒子生得好。我還有些不甚相信。如今見了面方才知道他的話原是不謬。好孩子我們初次相見也沒有甚麼貴重物件贈給你……說着便向自家手腕上褪下兩支金鐲套在劉泓膀臂上說就取個十分圓滿吉利罷。」慕隱睜着兩個大眼，吆喝着說道：「妹子，你這份禮物太厚了。泓兒還不過來謝謝你。」岳母劉泓笑着又謝了蓉娘，便催着大家一齊坐入室裏。又向紅蝶謝道：「幸虧我這妹子在道院遇着你，將你救得出險。不然我們做夢那裏知道你還陷在這上海地方呢。」慕隱又將邢守信回去的話一一告訴劉泓。劉泓方才明白自家陷失之後，父親不知道尋訪的緣故，蓉娘十分高興，立刻向廚下備好了酒膳，邀請他們上樓去消夜。吃畢之後，紅蝶又將劉泓帶入自家臥室，分付他不許將自己的曖昧告訴別人。知道劉泓含笑答應說畢，又出來大家坐談了一會。慕隱見夜色已深，便要携着劉泓回店。蓉娘笑道：「時間匆促，我此刻也不多留你。父子倆久坐了，但是我有一句要緊的話想同哥哥商議好了，必須哥哥允許了我，我才放心。我知道。」

泓兒今年已經二十一歲的孩子了。他這是生在你們這份經紀人家。耽擱到了今日。還不曾替他取着妻子。如今承哥子不棄。肯同妹子結了這門親事。在我的意見。老將泓兒放在家鄉裏也非善策。怕將孩子弄成稂不稂。莠不莠的。如何是好好在我家。女孩子目下已有十七歲了。我准在今年秋間。要將泓兒贅入我家。老實說。我祇有這個女兒。也不放心將他嫁到你府上去做媳婦。我以外又沒有一個男花女花。他雖然是我的女婿。就彷彿同我的兒子一般。過門以後。就使他在這邊讀書習字。將來好希望有個出頭日子。哥子便將我這話寫封信回去。稟明嫂嫂。嫂嫂依着固是這樣辦。嫂嫂不依着也是這樣辦……慕隱扭着頭笑道。泓兒年紀還輕呢。如何就可以娶親。在我看再遲一二年。也不妨事。何必急急的趕着辦呢。蓉娘笑道。呸。你這頑固老頭子。說出話來。都是三代以上的典故。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孩子。還說他不能娶親。你去到上海看看。大約做男女的沒有一個不是十三四歲。就解得人事了。甚麼事兒他們做不出來。人人都像你。一直挨到三十歲上。才娶堂客。那可就糟了。蛋了。慕隱經蓉娘一頓數說。方才點頭稱是。又笑道。泓兒喜事不無。又要許多費用。我不瞞你。近年來手頭狠

是拮据到那時候。我沒有甚麼銀子辦不出體面來。你不用怪我。蓉娘雙手連連搖着。說道：你放心。將來做了喜事。我不要你花費半文。所有一切需用。我趕在前幾日。頭裏白花。花送銀子過去。給你粧做體面。何如。慕隱笑道：那可就妥貼極了。我們一言爲定。誓無反悔。女史便替我們做個證見。罷。劉泓見他父親寒酸到這步田地。心中老大不願。然而他們在那裏講話。自己又不好攙雜。一句半句。只是低頭微微含笑。說畢。父子倆方才出門。喚了兩部人力車子。一直送回店內。慕隱坐在車子裏。想起初次會見蓉娘時候。曾經給過五大元鈔票。給孃兒做見面的賞賜。我因爲桃花詩的關係。不便帶同泓兒去謁見他的姑母。方且十分懊悔。那錢給得太多。却不料此番泓兒到得了他姑母。一雙金鐲。若是互相比較。也不止二十倍的利息。畢竟他們是有錢的人。出手非常闊綽。我好造化。居然同我這妹子結了親家。况且聽他適才口氣。明日泓兒入贅他家。時候並不用我花費一文半鈔。討這老大便宜。這是那裏說起。越想越樂。不覺得在車子裏。手舞足蹈起來。幸喜路途不甚遙遠。眨眨眼。已抵店鋪門首。將車子打發開去。然後推門而進。那個小官一眼看見劉泓心裏。狠是託異。又不好說甚麼。只顧拿眼向

他身上打量慕隱。吆喝着說道：糊塗蛋！你瞧甚麼偏生！你知道說少爺是同那大爺一路回鎮江去了。如今少爺又打那裏跑轉來的呢？罵得小官快快的走過一旁。慕隱且不睡覺，便一長一短問他在道院裏的事。劉泓一一說了。慕隱到不十分介意。驀然觸起一件事來，不由放下臉色，說道：我把你這不孝的畜生，便應該活活打死了。方才稱我的心。人家養的兒子，還有替父親死的呢？我老子白白要你做了幾首屁詩，你就忙不迭的跑去告訴別人，好剝奪我老子的名譽。你這畜生，還成個人麼？你休得做夢。不用以爲今日世界是共和了。父子們可以平權，就想要家庭革命起來。那是萬萬做不到的。我做老子的那一件兒，虧負了你。現現成成的，又替你聘了一房媳婦。人品是不消說了。第一你那姑母的財產，將來不是你。你去承受，還有誰去承受？單論這一莊事兒，就拿你那幾首屁詩做一做酬謝我老子的物事，也還值得你連這點點都不肯依舊。在你老子身上，掏摸了去。你叫我可生氣不生氣……劉泓先前聽他父親說了這一篇沒頭沒腦的話，半晌悟不出來他的意思。良久方才想到，定然是爲的那四首白桃花詩。我不該在紅蝶面前說是我自家做的。大約紅蝶便去告訴了我的父親。所以

父親便在這裏大施教訓。忙笑着說道：這件事原怪不得孩兒。父親當日命孩兒做這詩的時候，原說是試驗孩兒，可會做詩，不會並不會告訴我說，拿去給別人看，就冒名兒說是父親做的。父親當時若是明白，分付了孩兒，孩兒又何敢明說出來，剝奪父親名譽，慕隱低頭，想了想，覺得他這話，狠是有理，轉不能拿話去駁回他，勉強搭訕着問道：那紅蝶女史，怎生會同你講起這四首桃花詩來的呢？劉泓笑道：這也是因為孩兒在道院閒得甚是無聊，他就將他詩集兒交給孩兒閱看，孩兒看到這四首詩，無意中便說出是孩兒做的了。慕隱不覺吃了一驚，重行問道：這又奇了，我同他廝混了有一個多月的光景，百般拿話去逗引他，想同他談談詩學，他總是待理不理，也不肯將他的詩集子給我瞻仰，瞻仰怎麼他同你初次會面，便這樣親熱，公然將他閨中筆墨披露出來，豈非咄咄怪事？哼，我同你是滴親父子，有話却也不消瞞你。老實說，這紅蝶女史是你父親心坎兒的人，所謂老父禁巒，不容旁人偶一染指，你不用自恃你的才貌，轉將他愛我的心腸移得去轉，而愛你那就不怪我老子不顧天性之親，一定要同你誓不兩立，你該撫心自問，我這外甥女兒，我千方百計弄成了給你做了媳婦。

他的這姑母紅蝶你再不讓給我消受。可想天理也不能容我。且問你那紅蝶詞氣之間。對於你父親有無議論。好兒子。你若聞見。就請你告訴我。好讓我放心……劉泓在這個當兒。方才恍然大悟。原來父親對於紅蝶大有野心。幸喜我不曾將在道院裏的私情漏洩半字。否則父親真個要同我誓不兩立了。想畢便笑着說道。父親不提。這事兒子却也不敢擅自告訴父親。怪道那個紅蝶女史對於孩兒講話時候。常常稱許父親才學。怎生淵博性情。怎生溫和平和。雖然老大了些。然而却是面少皺紋。髭非花白。及至聽見那四首白桃花詩。是孩兒所作。却一毫不曾介意。轉說這四首白桃花詩。雖是可以看得過去。畢竟詞多稚嫩。意涉輕浮。轉不如父親平日所作。真是其聲淵然。出于金石。非虫吟蚓唱。可以媲美。萬一當時孩兒還疑惑那女史何以若是。阿其所好。此刻一經父親說明白了。方才知道那女史對於父親另有一種情感。這就無怪其然了……這一篇鬼話。不由將那個慕隱老先生說得打心坎兒裏。快活起來。也管不得兒子在前觀瞻。所係只顧裂開一張大嘴。笑得上氣接不下氣。一時間面紅頸赤。好容易喘息定了。又向劉泓笑問道。好兒子。你這話敢是哄我那紅蝶女史。不見得真個。

如此然而據我的私見又不忍心竟去疑惑他說他必不如此好兒子若是果然應了你這話何以他同我對面時候又不像你適才所說那樣親密呢劉泓忙正色說道孩兒是父親生的安敢有一字欺騙父親那可就真如父親罵的該活活打死了至于父親疑惑那紅蝶女史平時不會同父親親密父親是素有閱歷的人還該替他設身處地去想想他是一個未出閨門的黃花女兒又日礙著姑母在旁他同父親又何能顯然的露出甚麼輕狂樣兒他難道不怕別人訾議只要他一顆芳心裏深深的嵌了父親小影就使外面裝做出正經面目也就算是。不虧負了父親了……慕隱越聽越近情理可憐他這一月以來因為紅蝶不免魂顛夢倒從不會有一息安靜今晚經劉泓將這道理細為剖解他方才心地寧貼轉不知不覺沈沈睡熟劉泓見他父親已睡他也因為連日在道院裏驚心動魂辛苦非常此時跳出樊籠骨肉相遇也就睡得一個不亦樂乎父子兩人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全然未醒那個小官見沒有人催他起身他也落得將個頭縮在被窩裏鼾呼不醒好笑他這一座古玩鋪子兩扇鋪門閉得實騰騰的街上行人已是不少還疑惑他們這鋪子閉歇了一般左右鄰舍早在那



裏竊竊私議。又不便過去查察。他們還是慕隱。一覺醒轉。揉揉眼睛。見窗外紅日已近。已初覺得睡大意了。正待喚醒他們。猛不妨店門外面撲通撲通的。播得價响。正不知道。有甚麼緊急要事。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評曰。崔嬌玉之不能配劉泓也。夫人而知之矣。然而老父爲之媒合。蓉娘亦欣然。應允。雖曰天命使然。然謂非人謀之不臧。吾不信也。自由結婚之論起。而頑固父老。每竊不以爲然。其結果造因不至。釀成此種劇變。不止吁可歎也。

劉泓對於繡花以面目美醜爲誓。吾讀之未嘗不失笑也。自經紅蝶妙舌爲之解說。因見世間青年真有如此理解。然早預伏後文之奇劇。

奇情  
小說  
還嬌記

第七回 躡芳蹤曉窺睡帳 紛雅謔夜啓華筵

且說慕隱老先生剛自從夢中睡醒，豁然聽見店門外邊敲打甚急，兀自吃了一嚇。一盞連聲喊醒那個小官，命他前去開門。看是誰在那裏胡鬧，替我用耳光子儘管打他。又想了，想重行說道：若是鳴鳳里差來的人，你便不可得罪了人家好好的問他。可是他們紅蝶女史呼喚我去說話，你就說我已經下床了，立刻盥洗好了，便趕得來替他們。女史請安……慕隱儘在這裏絮絮叨叨的講，那個小官一毫不曾理會，忙忙的趲了鞋子出去開門，不多一會，手裏拿着一封快信，一步一步的躡得進來。慕隱遠向他詢問，可是鳴鳳里不是那個小官揉着眼睛也不答話，將那封信遞入慕隱手裏。慕隱向信面一瞧，吓了一口說：原來是打從鎮江寄來的一封信，家信少不得拆開來望了望。原來他夫人邢氏因爲邢守信由上海回家告訴他，劉泓不知去向，自家尋覓了一清早起問了好幾處都沒有劉泓影子。邢氏聽了，狠是着急巴巴的請人寫了這封信前來探聽。兒子蹤迹並說到劉泓讀書要緊，不必久在上海這繁華地方耽擱。如今他

的先生已娶過媳婦回館不如叫劉泓早早回家爲是……慕隱看過這信便順手攢給劉泓又向他說道你母親的話委實不錯你不如趕快收拾收拾趁今天的火車回鎮去罷也讓你母親放心我便懶待回他的信了劉泓當時聽見父親催促他回去老大不狠願意哭喪着臉說道便是回鎮江去也該向姑母那邊去稟告一句至早也得明日動身在這一時裏忙甚麼呢慕隱聽見他說出這話轉向他臉上瞧了瞧冷冷的說道論理呢有我在這裏將來會見你姑母時候自然會替你稟告既然你不放心要趕過那邊去走動走動你便趕快着盥洗跑去一趟也使得只是對着那個紅蝶女史你不可鬼鬼崇崇的又同他親密如若給我我知道我是一定不依的劉泓見他父親允許自己去見姑母方才快活起來登時跳下床催小官替他拾水着實修飾了好半歇連早點都沒有心腸去吃脚下像踏了油似的巴不得立刻飛到鳴鳳里才好慕隱先前本思量還多睡一會不知他這時候又想起甚麼事來見劉泓忙着想忽的向他說道泓兒你稍等一會我同你一路去罷沒的叫你孤另另的迷失了道路劉泓剛待出門不免又將脚步兒停着一面咕嚕着說道好端端的一個男孩子怎會將道路迷

失了上海這地方。又比不得荒村僻徑。人迹不到的……幾句話又被慕隱老先生聽見了。不由將兩顆白眼珠子翻了。翻裂開大嘴。喊道：「你這嘴頭子硬得狠哩！我就不懂得這十幾天裏你躲在那裏的。不知可算迷失了。不算我知道你只多着我巴不得趕快跑到紅蝶女身邊。又告訴他我抄襲你的白桃花詩罷……」劉泓見他父親生氣。再也不敢開口。忍着眼淚。佯佯的站在舖子裏。踱來踱去。好不容易等他父親收拾完畢。父子倆出門。雇了車子。方才如飛的趕到鳴鳳里。其時蓉娘業已梳洗好了。見他們父子清早走得來。又歡喜。又是詫異。忙笑着迎接慕隱。且不暇說別的話。東張西望了一會。劈口向蓉娘笑問道：「你的姑娘呢？」蓉娘笑道：「姨兒知道你們父子來了。他那裏敢出來。早就躲避起來了。」慕隱聽他這話。笑得將個頭像播搖鼓子似的。連連說道：「不是我不是問你這個姑娘。我是問你那個姑娘。」蓉娘方才明白。笑着對面房門裏說道：「你原來問的是我妹妹呀！他懶得沒有影兒。日頭晒到這裏。他還左床上挺尸呢。」慕隱將頭一扭。笑向蓉娘說道：「你又罵他。則甚枉口赤舌的。叫人聽着難受……」說話時候。依他性子。就想揭起門帘。走進去。回頭見劉泓站在旁邊。抿着嘴笑。不由臉上紅。

起來。趨趨着不敢移那脚步。劉泓見他父親這個模樣，也不去理會。他自己早老實一頭鑽得進房去了。慕隱看眼裏，只氣得兩片腮頰鼓成一個蝦蟆模樣。又說不出甚麼。蓉娘笑着請他坐下來，他便怒吽吽的撲通向椅子上，一攢著書的，且放着這老先生，讓他儘坐在那裏生氣。我且表一表劉泓此時進了紅蝶的房，誰知那個紅蝶女史已聽見他們父子進來，早就擁着錦被坐在枕畔，猛不妨劉泓笑嘻嘻的跑至床前。紅蝶含羞問道：「人家睡覺你來幹甚麼？」劉泓笑道：「我沒有別的話問姐姐，只是我那姑母的一位小姐究竟生的面目比姐姐怎樣？」姐姐告訴了我，我就可以放心了。哇！紅蝶見他沒頭沒腦問着這話，笑得合合的蒙着臉，說道：「你休拿別人來比我沒的叫我慚愧。要是別人都像我這般醜陋，那世界上再沒有美人兒了……」說着又用手指指外面，似乎說你的父親坐在那裏，你也不防人議論。公然跑入我這房裏來，他們那裏會知道我們在這院裏有那一番秘密呢？劉泓並不會猜出他的用意，依舊嬉皮癩臉的還待再問他。嫵兒的容貌雖知他父親等了一會，直不見他出房，兀自醋勁大發，條的跳起身子，直躡到房門口，邊大聲吆喝着說道：「泓兒，你這番來是幹甚麼的？怎地放着。」

正經話兒不同你姑母說轉冒冒失失跑向人家臥室裏來你的年紀也不爲小了像這樣瘋癲似的那裏便有娶親的資格不用引我生氣會叫你姑母不將他女孩子嫁給你。看你奈何我……紅蝶聽見慕隱在外間發話使勁將劉泓一推低低笑道你快滾出去罷那老頭子一般會裝着尋你這兒子闖到我房裏來那時候看我依你劉泓沒法只得垂頭喪氣跑得房斜簽着身子向蓉娘說道今日同父親到來沒有別事因爲姪兒明天要回鎮江去了特的過來向姑母告別蓉娘驚道怎的忙忙便回鎮江這上海地方有我住在這裏不是同家裏一樣：說着有笑道好笑你的父親不知爲甚麼好像別人同他借黃豆種似的挾着滿頭氣憤坐在這裏一會子一共不肯開口我不是適才拿話問他他一句都不會提起你要回去的話好孩子你不要理你父親我也不多留你日子到好再在這裏耽擱三五天兒諒情也不妨事若是怕你母親懸念我這裏有的是洋錢就打一道電報給你母親你母親他也不能怪我留你的不是……劉泓聽見這話心裏十分歡喜兩個小酒渦兒等時深深的露出來惟有慕隱老先生聽了狠不以爲然忙跳起身子攔道不可不可這孩子萬不能再在外間多耽擱

了。若再耽擱下來，怕總還有亂子出哩。妹妹還是放他回去的好。蓉娘聽他這番話，登時怫然不悅起來，冷笑說道：「泓兒雖然是你的兒子，畢竟也是我的女婿。他的事你能做主，我偏不能做主。我到不信泓兒在此多耽擱幾天，便有亂子出了。我這屋裏是強盜賊沒的把你兒子引誘壞了。」慕隱見蓉娘動了真氣心裏又怕起來，忙分辨道：「妹妹又罵我深文周內了。既是妹妹要留着他，我便依你罷了。何至又像這樣瞎三扯四。蓉娘見他答應，方才略有喜色，又預備了好些果點擺放在桌子上。慕隱此時腹中很是饑餓，撈到手裏吃了。有大半碟子紅蝶已經穿扎完畢，也笑着出房同他們周旋。慕隱先前原是怒着劉泓，擅自進紅蝶的房，似乎分了自家寵愛。如今見紅蝶出來心裏也就快樂不盡，百般的想出話來去引逗紅蝶。紅蝶只是待理不理，轉偃傍着劉泓。有談有笑，只恨得慕隱柴牙裂嘴，說不出滿肚皮的苦楚。良久搭訕着向蓉娘說道：「泓兒這番回家，少不得要將聘下了內姪女兒的話告訴他的母親。雖然我們都是自家親戚，原可以不講那這浮文末節，但是納采問名，究竟是古人定下的儀式。據妹妹的意思，過禮在幾時，結婚在幾時，也該通知他母親一句好讓他母親也有個準備。」蓉娘笑道：

這話也說得是不能依我的急性兒。我巴不得就在這幾天裏將泓兒贅到我家裏來。我方才歡喜呢。大約我們老實就在八月裏放聘。九月裏替他們成親。哥哥你去籌畫。籌畫看我這話可用得。慕隱撚着那幾根鬍子笑道：「這樣辦法也好。只是急遽了些。既是妹妹的主張。我若駁回你。你又該罵我不近情理了。」蓉娘聽了十分歡喜。又忙忙的在壁上摘下一本陰陽合曆的曆書。撲的攢在劉泓懷裏。笑道：「泓兒。你便在曆書上替我揀選一個好日子。」劉泓將曆書捧過來。想了想。這日子我如何自家揀選呢。若是揀選得日子近了。又怕別人笑話。保不定父親還要責備我。娶親心急。正自躊躇不決。轉是紅蝶窺見他的用意。笑着把將曆書奪到手裏。說道：「這事讓我替劉大少效了勞罷。」一面說。一面翻過幾頁。揀在八月十六日。放聘。九月初十日結婚。說這日子是再吉利不過了。包管劉大少夫婦和諧。郎才女貌……說完了。重行將曆書遞給蓉娘。蓉娘聽他說的。郎才女貌。這句話不禁微微飄過眼睛。向紅蝶眨了眨。紅蝶笑得低頭。只不開口。劉泓也不知他們打的甚麼啞謎。也跟在裏邊笑了一笑。慕隱按着說道：「泓兒。可聽清楚了。不會就將這吉期告訴了你的母親。不用再忘記了。」紅蝶拍手笑道：「天下事。」



忘記得這娶親的好日子。是他們少年人日夜計算。盼望的如何。會忘記了呢。劉老先生這句話。豈非同我們取笑。慕隱慌忙將身子恭恭敬敬的立起來。含笑說道。女史責備得極。是原是我說錯了。但有一層女史到會替人家揀選喜期。至於女史的喜期。尙未知何日。這一杯喜酒。兒將來少不得要叨擾女史的……紅蝶見他說的話。有些不倫不顧。不禁又好氣又好笑。立刻拂袖而起。冷笑着說道。我到不會同劉老先生鬥過頑笑。劉老先生這句話。是應該同我一個未出閣的女孩兒說的。麼不是看着我嫂嫂情分看我……說到此處。轉又嘆嗤一笑。趁勢將劉泓袖子一扯。說我們走過一邊去談談。沒的叫人看着你這尊大人生氣……慕隱被這一頓搶白。好生慚愧。只咕噥着說道。不過取笑兒罷。咧怎生好端端又惱起來。蓉娘低低笑道。誰叫你同他取笑呢。你也不取一面鏡子。照照你這副面孔。像我家那個泓兒。他們才兩下合得來呢。說完這話。又恐慕隱着惱。重行向他笑問道。泓兒婚事大約是照這樣辦了。但是人熟禮不熟。終不成我同你兩人當面接洽論理也。還該請出兩位媒妁來。方才成個體統兒。我住在上海沒有多時。又是個女流。沒處請人去。這件事少不得還要費哥子的心……慕

隱忙道：「這事容易，這事容易。三隻腿的蟾兒難覓，兩隻腿的媒人很多。很多呢？我有幾個好朋友，他們左右閒着沒事，只須我向他們說一句兒，包管立刻答應。」蓉娘笑道：「既這樣說，那是再好不過的了……自是以後，劉泓又在上海住了兩天，慕隱左催右催，務必叫他趕緊回鎮江家裏去讀書。劉泓沒法，又偷着空兒去訪了那個莫子興。一躺大略將失陷在道院裏的話告訴了他，嚇得莫子興只是伸着舌頭半晌縮不進去。劉泓後來又說到姑母將女兒許配自己，總在今年秋間還要到上海來行結婚儀式。又說姑母家財，很是豐富，入贅之後，定然可以容我揮霍。我也知道那倪小憐娃子，他不愛我的詩巴巴的愛我鈔票。這一來有了鈔票給他，想他斷然不至再不理會我了。莫子興拍手笑道：「着呀！你這一會子才明白過來了。有了鈔票，比小憐縹緲的姑娘還有呢。那時候還不儘你消受你？既然早晚要回去，何妨此刻我陪你到他那邊坐坐。劉泓搖着頭笑道：「不瞞你說，我的鈔票還沒有到手呢。囊中所有的依舊是那幾首屁詩，何必再去討人家的沒趣。益發等我這番回轉上海，再同你訪他去罷。」莫子興笑道：「這話說得狠有情理，我也不勉強你了……莫子興說畢，又不住的向劉泓臉上端詳了。」

好。一。會。劉。泓。被。他。瞧。得。不。好。意。思。起。來。笑。道。你。儘。瞧。我。則。甚。我。們。有。好。幾。日。不。見。難。道。你。就。不。認。識。我。了。莫。子。興。笑。道。我。並。不。是。不。認。識。你。正。因。爲。認。識。你。太。久。了。你。的。這。副。美。麗。面。孔。牢。牢。的。嵌。在。我。心。坎。兒。上。我。聽。見。你。如。今。聘。下。了。妻。子。可。想。那。個。天。老。爺。是。再。也。不。會。錯。的。既。生。了。你。這。美。人。兒。似。的。男。孩。子。定。然。也。該。生。一。個。美。人。兒。似。的。女。孩。子。來。匹。配。你。但。不。知。你。的。那。位。表。妹。你。可。曾。見。過。了。沒。有。我。猜。准。了。定。然。還。要。比。你。美。麗。些。可。是。不。是。你。也。不。用。瞞。我。到。了。結。婚。那。一。天。我。們。都。是。要。去。瞧。看。新。娘。子。的。那。時。候。看。我。們。可。肯。饒。你。劉。泓。聽。他。問。到。這。裏。不。由。笑。了。一。笑。說。道。你。我。是。至。好。的。朋。友。斷。然。沒。有。瞞。你。的。道。理。只。是。你。此。刻。偏。着。我。告。訴。你。那。人。的。姿。色。不。敢。相。欺。委。實。我。還。不。會。親。眼。瞧。過。莫。子。興。笑。道。豈。有。此。理。這。種。鬼。話。無。論。告。訴。誰。也。不。能。相。信。你。若。是。聘。的。別。人。家。女。子。呢。容。或。沒。有。瞧。見。他。的。機。會。至。於。你。的。姑。母。的。女。兒。你。同。他。敘。起。親。來。又。是。表。兄。妹。世。間。那。有。個。表。兄。妹。會。不。親。近。的。道。理。你。不。用。同。我。鬧。這。樣。花。胡。哨。難。道。你。告。訴。了。我。們。我。們。便。跑。去。偷。摸。你。那。表。妹。不。成。劉。泓。被。他。將。臉。上。說。得。通。紅。急。道。你。這。人。真。是。難。纏。我。凡。有。事。幾。會。瞞。過。你。的。你。通。不。知。道。我。同。他。雖。有。表。兄。妹。的。名。目。其。實。

小。時。候。並。不。曾。在。過。一。處。我。們。姑。母。打。從。今。年。才。由。江。西。移。居。到。這。上。海。還。是。無。意。中。同。家。父。遇。着。我。陷。在。道。院。時。候。姑。母。同。我。父。親。便。將。這。姻。事。定。下。了。既。然。定。下。了。姻。事。你。去。想。想。那。人。還。肯。巴。巴。的。出。來。同。我。相。見。莫。子。興。笑。道。哦。這。就。不。怪。你。了。但。是。你。那。表。妹。既。是。害。羞。不。肯。見。你。他。難。不。成。沒。有。一。張。小。影。兒。要。是。我。早。就。偷。着。瞧。了。劉。泓。經。他。這。一。句。話。提。起。不。由。想。了。想。半。晌。又。說。道。委。實。奇。怪。果。然。我。那。姑。母。屋。裏。沒。有。他。的。小。影。或。者。防。着。我。瞧。見。他。悄。悄。的。都。收。拾。起。來。也。未。可。知。……兩。人。又。說。了。些。閒。話。劉。泓。方。才。辭。了。莫。子。興。徑。自。回。店。慕。隱。見。了。劉。泓。總。是。氣。憤。憤。的。也。不。同。他。多。講。話。兒。勉。強。過。了。一。夜。雷。厲。風。行。的。催。他。動。身。劉。泓。沒。奈。何。眼。看。着。小。官。替。自。己。將。行。李。打。疊。完。好。這。個。當。兒。慕。隱。又。想。起。一。件。事。來。望。着。劉。泓。說。道。不。消。說。得。我。替。你。聘。了。妻。子。這。是。你。最。稱。心。的。事。少。不。得。一。到。了。家。裏。自。然。巴。巴。的。告。訴。你。母。親。知。道。至。於。你。的。舅。舅。你。也。是。一。定。要。會。見。的。你。便。說。我。同。他。商。議。他。上。次。帶。來。的。那。一。方。秦。始。皇。圭。璧。至。今。並。不。曾。遇。着。售。主。白。攔。在。我。這。裏。也。沒。有。益。處。八。月。裏。我。們。要。向。你。姑。母。那。邊。過。禮。除。得。衣。服。首。飾。而。外。沒。有。一。件。價。值。重。些。的。物。事。我。想。便。將。這。方。圭。璧。用。黃。綾。子。將。他。裝。潢。

好了。放在盒子裏送得過去也。叫你姑母看着歡喜。橫豎你完姻之後。這一方圭璧。依舊落在你的手裏。我們明日再還給你舅舅。也不爲遲。若是你舅舅慨然允許了。你須趕快寫一封告稟我。我就在這裏照這樣辦了。劉泓連連答應。當時辭別了他的父親。命人挑着行李。搭了火車。一徑回轉鎮江。不提時光迅速。轉眼已屆長夏。慕隱老先生貪閒畏熱。一概謝絕朋友。坐在店裏。日日商量詩課。他的那個詩本子。是逐漸加厚。每逢得了佳句。他也顧不得滿頭臭汗。還親自用蠅頭小楷寫好了。恭呈紅蝶女史御覽。這苦差便全是那個小官充當。偏生紅蝶女史又瞧不起他那佳章。送一首來。他也攔着送十首來。他也攔着從不曾覆過他一封函札。急得那個慕隱只是長吁短嘆。不知怎樣才好。有時候趁着早晚涼爽。也踱向鳴鳳里三百七十七號。思量親近芳澤。却又奇怪。總沒有一次遇見紅蝶。婢兒因爲嫁期在即。不無要忙些鞋頭腳腦。羞答答的躲在房裏。輕易又不向他面前執經問難。蓉娘因爲得了這一個粉裝玉琢的佳婿。自是說不出心中歡喜。膝前又祇有這個愛女。竭力鋪張揚厲。却好房屋旁邊。又空閒下一所住宅。蓉娘又將這住宅租賃過來。重新雇了一個娘姨。一個侍婢。伏侍他家小姐。鎮

日的。履。着。成。衣。在。屋。裏。製。辦。衣。服。真。是。花。團。錦。簇。熱。鬧。非。常。慕。隱。雖。然。看。在。眼。裏。他。却。一。毫。不。覺。得。快。樂。每。逢。來。到。這。裏。總。是。長。吁。短。嘆。蓉。娘。有。時。笑。着。問。他。的。心。事。他。也。說。不。出。甚。麼。眼。見。離。八。月。不。遠。蓉。娘。問。他。媒。人。請。了。沒。有。他。因。爲。蓉。娘。提。到。這。件。事。方。才。恍。然。大。悟。覺。得。心。裏。雖。已。擬。定。了。兩。個。媒。人。至。今。却。一。共。不。會。同。人。家。接。洽。這。一。天。便。匆。匆。的。趕。回。店。裏。用。五。彩。牋。紙。恭。楷。寫。了。兩。封。帖。子。命。小。官。分。頭。去。請。客。一。位。請。的。是。遭。孫。林。老。一。位。請。的。是。那。個。豔。紅。生。少。年。這。兩。位。久。經。不。打。擾。慕。隱。老。先。生。的。酒。饌。了。接。了。這。封。請。帖。兩。人。不。約。而。同。的。老。早。就。趕。到。古。玩。鋪。子。來。小。坐。慕。隱。是。在。嶺。南。春。叫。的。一。桌。便。菜。見。他。們。已。到。彼。此。閒。話。了。一。會。紅。日。才。斜。過。西。檐。便。分。付。小。官。將。一。張。桌。子。拖。放。在。一。個。小。天。井。裏。上。面。安。了。三。個。座。頭。彼。此。分。賓。主。坐。下。林。逋。孫。見。不。得。好。酒。也。等。待。不。及。主。人。奉。勸。登。時。立。飲。了。五。大。杯。還。只。管。啞。嘴。啞。舌。說。這。酒。的。好。處。豔。紅。生。却。與。他。不。同。轉。斯。斯。文。文。的。坐。在。那。裏。文。風。不。動。慕。隱。請。他。吃。酒。他。才。端。起。杯。子。略。靠。了。靠。嘴。唇。又。放。下。了。先。是。林。逋。孫。向。慕。隱。開。口。說。道。慕。老。我。久。經。想。要。罰。你。一。共。不。會。遇。着。機。會。今。日。又。試。是。你。福。至。心。靈。竟。不。等。我。來。罰。你。你。老。遠。就。辦。了。這。席。請。我。這。

總算是你的造化。慕隱故意將頭扭了扭，笑道：「林逋翁，你這話委實說得叫人詫異。我幹錯了甚麼，要你來罰我？請你林逋孫接連又吃了兩杯酒，方才笑着說道：『虧你還裝糊塗呢。我請問你風塵碌碌，久乏賞音，自是我輩詩人的同病。但是你却不然，青眼出於裙釵，紅粉竟成知己，倚肩唱和，促膝低吟，此非福慧雙修，決不能有此奇遇。我不料你行年五十，風趣不衰，偌偌那個紅蝶女史，近來同你的那番交涉，瞞着別人罷了。或者怕他們以不狂爲狂，橫加蜚語，但是我輩知己，只有羨慕而無怨尤。你又何以諱莫如深，竟想獨樂其樂呢……』」林逋孫這幾句話，不打緊，只把個慕隱老先生說得眉花眼笑，故意揚着頭問道：「這又奇了，我這件事是再祕密不過的了，你們何從探聽而得？真是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古人言論良不我欺……」慕隱越說越高興，直把個腦袋縮在腔子裏，格格發笑。林逋孫伸手拿兩個指頭搭了一下，子說道：「我給個櫃子給你吃哩。世界上那一件可以瞞得主人，不但我逋老知道，你去問問豔紅，他們總沒有一個不明白的。不過事涉曖昧，我們總算是尊孔的朋友，購究一個規行矩步不肯污蟻人家，閨閣能咧慕隱，又將頭伸出來，向豔紅生問道：「真個你也知道我這奇遇，豔紅

生笑了。笑重行將個頭低下去。一言不發。林逋孫又說道：「這事也不必談了。先前我們本要罰你。你今日既有先見之明。辦此盛筵。款待我們。也就權作罷論了。」慕隱又笑着說道：「今日竭誠奉請。却另又他事要求。並非受罰。林逋孫攙了一攙正色說道：「這要求的是甚麼條件。何妨先說明白。不然我就不肯擾你的酒菜了……」剛說完。這話早又咽的一聲乾了一個通杯。一隻手在那碗白湯裏撈了一根鴨腿子。啃着嘴裏喃喃的說道：「你快……快說……說……」一面說一面吐那鴨骨頭。只見桌子上滴滴搭搭的價响。慕隱笑道：「並非要求別事。只因爲喜占吉夢。尙少冰人欲繫赤繩。敢煩月老……」林逋孫聽到這裏。也不由分說。使勁的向桌子上撲了一下。却好那一碗鴨湯剛放着。豔紅生面前撲得那些湯汁紛紛雜雜。都濺到豔紅生臉上也沾了好些。豔紅生失驚說道：「怎的怎的……」小官眼快已遞過一方手巾。豔紅生在臉上拭了又拭。嘴裏噤咕着說道：「老林先生。你啃你的鴨腿子罷了。怎麼好好的又同我鬧起頑笑。便是慕隱說了這一句話。也不至遂引你老先生生氣。虧你還說不肯擾他的酒菜。若是你承認擾他酒菜。怕這時候不但鴨腿子被你吃得個罄盡。無餘一般。還要啃到我豔。」



紅生的大腿呢。林逋孫且不同。豔紅生打話依舊。向着慕隱說道。世界上那裏有這樣道理。你同那個紅蝶女史文字姻緣。一個憐才一個慕色。這到也是古今來常有的事。至於若講到婚嫁這一層。他羅敷雖未有夫。你使君畢竟有婦。爲何公然竟想同他聯起婚約來。豈非咄咄怪事。我林逋孫一生持正不阿。像這種非禮的舉動。斷斷不敢干預。這媒妁重任。請你另請高明。老夫却退避三舍了……說畢。聲色俱厲。圓睜着兩個大眼。向慕隱不住的瞧着。論他心理上大約已是妬羨到極處。據他的意思。恨不得立刻便跑去折散他們的姻緣才好。慕隱見他這樣神態。心裏又好氣又好笑。不慌不忙冷冷的向豔紅生笑着說道。不謂逋老年事已衰。尙多火性。他也不問個青紅皂白。兀的不由人分說。就先肆口謾罵起來。又掉轉頭對着林逋孫好笑道。不瞞老兄說。今日的酒宴原是奉請老兄爲犬子執柯。並非替老夫作伐。老兄又何必像這樣嚴加責備呢。林逋孫到此方才恍然大悟。隨又仰着脖子半晌。不曾開口。喃喃好像病重的人。謔語一般。重行拍案說道。這也是不行呀。據慕隱在先告訴我這紅蝶原爲令妹之小姑。卽屬少君之長輩。名不正則言不順。任是那個紅蝶女史肯紆尊而降貴。在你慕

老也不當違禮以行。權不瞞你們二位說。若是慕老娶這紅蝶。我不過用吾之妬。至於少君娶這紅蝶。吾便當正我之名。伐柯一詩。終究非老夫所願呢。慕隱越聽越有些生氣。不禁重重向他啐了一口。說道：「呸！難不成舍妹家裏祇有一個紅蝶女史。是深閨待字。其餘便沒有女孩子。應該嫁人的。我明白告訴你罷。小兒娶的這女孩子。原是舍妹所出。他們本係中表姻親。今日却好做了鳳鸞佳耦。舍妹同小弟商議。似乎不請出兩位媒妁於禮節上。狠講不過去。所以今日特備水酒。想要借重兩位。全福呢。豔紅生聽到此處。却也不會開口。轉是那個林逋。孫依舊搖頭播腦。向慕隱望了望。慨然說道：「我究竟猜不出你們心理。在世上做了一個男人。無論怎樣都要千方百計。想要娶一房妻子。這真可笑。已極。譬如像老夫同豔紅。就不然了。紙窗清夢。抱膝孤吟。這是何等清高何等閒雅。一經弄成了家室之累。那個米鹽瑣屑。門戶支持。鬧得人坐臥不甯。起居失度。則是舍安樂而就苦趣。靜言以思。殊復失笑。別人未嘗不竊竊私議。以爲老夫等囊橐空虛。是以至今尙隻身無偶。其實不然。老夫常同豔紅發爲狂論。以爲必能如老夫等之擺脫塵俗。然後可以不調琴瑟之韻。而屏菽水之憂。我同你慕隱聯交。總還嫌着。

你世故太深家中既有老妻膝前復多子女視我輩之清福尙遜一籌不料你今日不揣狂愚復爲少君作此牛馬兼欲牽率老夫墮此塵網則是逼我輩同你下逐客之書而廣絕交之論了要曉得我家始祖和靖先生守梅爲妻抱鶴爲子彼豈異乎人情哉亦誠有見乎此而不爲世俗之見所累也我輩子孫……林逋孫這時候搖頭擺尾說得十分高興不想慕隱早已被他氣得手足冰冷鬚髮怒張更不待他再說下去忙接着駁回他道逋老你且暫歇一歇罷你的令始祖既是守梅爲妻抱鶴爲子那梅花難道當真會能生產那仙鶴難道也能傳宗接代他老人家便該早早絕了後嗣這麼會存你這樣子孫若果係你是他的子孫你便該是那老樹上結的止渴的梅又是那扁毛畜生伏的抱雛的卵那裏會算得是人生父母養的呢……這幾句話在別人聽着定然要生氣了誰知林逋孫却是點頭微笑指着慕隱說道好罵好罵你罵我是卵生你不知道你們姓劉的才是真卵生呢慕隱急道我家祖宗又不是仙鶴怎麼會卵生呢林逋孫笑道可又來這段故事我若不告訴你明白你一世也不得知道你可記得你家那個祖宗劉晨不是有一天同着阮肇誤走入天台的偏生無巧不巧遇着兩位

仙女凡心動了看他們兩人生得狠好就將他們勾引入洞當夜兩家頭便各抱着一個仙女安安穩穩的睡覺取樂不料你家那個劉晨年紀比阮肇小得許多他白忙了一夜依舊沒有養兒子的指望後來那個仙女氣不過還是跑過去同阮肇着實親熱了一度後來兩個仙女各生了一個兒子外人不得而知以爲你們姓劉的是劉晨生的其實考據起來你們實在不是劉生的委實要算是阮生的呢……林逋孫話才說完引得豔紅哈哈大笑便連慕隱也笑起來指着他罵道誰同你強詞奪理然則我們姓劉的那是雜種了你也不怕將自家下頰子編謊編掉了我如今也不同你編纂家譜沒的在此引經據典究竟我適才所託的事你還承認不承認若是你肯承認呢我便敬煩你同豔紅將來到了喜期請你們吃一杯喜酒萬一你逋老自高聲價我少不得仍是去請牛蕉鹿了林逋孫此時且不答應轉向慕隱問道果然你今天怎不約蕉鹿的慕隱笑道我因爲蕉鹿這人的性情浮躁動不動就要使起他牛筋性子我同舍妹那邊是愛親做親原沒有甚麼不情的要索但是總須得一位心平氣和的冰人方才可以善爲調楚逋老不必推辭我們便一言爲定罷林逋孫依舊搖頭說道牛蕉

鹿性質雖然不好，然而你既請他出來做媒，他斷不至另生枝節。這一席我願意推讓了。蕉鹿不過將來請媒人吃酒的時候，總須容我叨陪未座。那個我就感激不盡了。慕隱見他執意推託，不覺怒形於色，大聲說道：「既是逋老不肯賞臉，我明天便向蕉鹿去接洽罷。至於請媒人吃酒，再來累你逋老的大駕，小弟心裏却是不安。那個只好臨時再行定奪。」逋老不是我拿你取笑。你近來想是酒飯吃得膩煩了，你通記不得在黃浦江邊，忍餓不過。那時便會想着投江，大約總須再碰着這樣機會。你逋老才覺得這媒人酒席是千載一時，可遇而不可求的呢。林逋孫經他提醒了，這一句立時轉換了臉色，忙陪笑說道：「適才不過同慕老講着頑的，你便認真起來。既承雅愛，付我這樣重任，任是老夫再執拗些，也沒有推辭的道理。蕉鹿那邊，你也再不用去囉唆。罷喜期在甚麼時間，只須貴處將日子擇好，給個消息給我。知道我一定飛也似的趕來效勞。決不有誤。」慕隱聽了，方才歡喜，便告訴他。九月裏，泓兒入贅他，連連答應不迭。彼此傳杯弄盞，飲到夜深時分，林逋孫吃得酩酊大醉，偕同豔紅生辭了慕隱，逋自別過不提。劉泓回了鎮江之後，將這事稟明他的母親。他母親自然感激這姑子蓉娘，那守信聽。

得劉泓回家也忙忙的跑得來同他相見又問他那一天躲到那裏去的如何我尋覓你一早起並不曾見你影子幾乎將我急得要死劉泓大略將道院裏情事說了一遍那守信同他母親都異常震該劉泓又將他父親要借奏始皇圭璧放聘的話告訴了那守信那守信啞嘴啞舌老大不以為然又因是慕隱分付不能推却只說了一句老賢甥一經你過門之後務必將這圭璧收藏好了過後依舊交還給我劉泓點頭答應不覺過了兩月漸漸婚期已近他母親少不得替他擄掇擄掇添製了好些衣服在八月底裏又接到上海他父親的信說是業已行了聘禮命泓兒在九月初旬從速動身至滬以便屆期入贅他母親接信之後便催促劉泓動身又躊躇此番喜事他父親一人在店裏難於料理又將那守信請得來命他仍送泓兒同赴上海幫辦喜事那守信鑒於上次吃了虧苦沒有甚麼好處當時便不肯前往經不得劉泓母親再三敦勸那守信不得已重又偕同劉泓搭上滬寧火車一路逕自向上海進發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評曰慕隱之愛紅蝶與劉泓之愛紅蝶一也然一則加以白眼一則訂以同心曉

日。瞳。瞳。綠。窗。靜。臥。我。則。徘徊。門。外。而。入。其。閨。奪。其。帳。者。轉。讓。我。愛。子。得。以。從。容。其。間。無。怪。慕。老。望。而。垂涎。無。以。報。復。惟。促。其。返。里。而。已。哀。哉。

林。逋。孫。之。饜。饜。出。人。意。計。之。外。始。則。却。媒。而。不。做。繼。因。飲。食。之。關。係。惟。恐。自。家。不。得。躬。與。其。盛。遂。復。翻。然。變。計。黃。浦。江。數。語。在。人。問。之。無。不。色。然。怒。者。而。此。老。乃。恬。然。處。之。豈。惟。人。妖。真。是。怪。物。

奇情  
小說  
還嬌記  
一名嫵皮妍骨

第八回 如兄如弟宴爾新婚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再說蓉娘膝下祇有一位嬌女生得雖然十分醜陋然而論起爲父母的心理提攜顧復好容易盼到他成人在他人雖然視爲尋常在父母却一般的珍如拱璧況且家資充裕比較那千萬黃標百萬紫標的富翁縱是望塵莫及至于他這一家人丁稀少又沒有別的子女來分享這所有財產當時蓉娘意見剪直要儘其所有都揮霍在這幙兒身上從幾月前頭便替他料量衣飾辦置奩粧踵事增華竭盡心力又將樓上三間屋子重新鋪設齊整做招贅愛婿的洞房便是那個紅蝶女史因爲家裏忙着這重大事件他也不曾出門閒逛鎮日價同嫖兒並肩坐在紅窗底下嵌字成雙剪花作綵收拾這樣擄掇那樣光陰如駛轉眼已近喜期不遠依紅蝶主意便想他這姪女兒行個文明結婚儀節同他嫂嫂蓉娘商議喜期這一天用一輛馬車將他們小夫婦拖入愛儷園簽約又要請那道院裏女士喬繡花主婚兩邊家長都向那裏去觀禮蓉娘聽見這話笑得搖頭不住說道這個百萬使不得那些文明結婚的男女大半須從學校裏



出身又要彼此生得標緻叫人看着嘖嘖稱羨我的那個內姪劉泓一表不俗到也沒  
有甚麼怯人地方至于你的內姪女嫫兒可就說不得這句話了沒的叫他當着稠人  
廣衆被人指指點點的叫我同你的面子難下你老實些罷休得在此混出主意……  
紅蝶聽了狠不以爲然扭頭說道嫂子你也太迂闊了上海這地方一年也狠有好些  
文明結婚的人我沒有一次不在來賓席上瞧他們的熱鬧那做新郎的十個到有九  
個生得不大美貌不是冬瓜臉兒就是葫蘆頸項他們一毫也不覺得慚愧依舊老着  
面孔登在壇上還洋洋灑灑的演說呢只要穿一身簇新鮮的衣裙從頭到腳再蒙  
上那一層紗罩子胸口的花堆得滿滿的見了他的人也就不去求全責備四五分的  
人材便將他看成八九分的好了我這姪女若是替他粧扮起來不見得便成了一個  
鬼怪還有一句老實說話我這姪女兒的姿首雖然穀不着賣弄若論劉家相公他那  
臉蛋子便將這上海的滑頭少年翻轉過來千人中還挑選不出一個你不叫他趁這  
個當兒出一出風頭我也替他叫屈你若依我這樣辦法包管那時候喝采的聲音比  
雷還响得利害你這許多銀子也不至白白花費……一頓話說得天花亂墜那蓉娘

的心不由也被他說得活動便點了點頭第二天便將要文明結婚的話逼着紅蝶寫了一封信打發人送給慕隱其時劉泓同邢守信已經到了上海連日在店裏正忙着入贅的瑣務慕隱接信之後心理狠不以為然又不好徑自回覆蓉娘遂將林逋老同冷紅生兩個媒人請得來商酌冷紅生到也贊成惟有那林老頭兒嚴聲厲色堅執不許又說世風日降婚姻道衰砥柱中流全仗我們這一班尊孔的儒生挽狂瀾而端澆俗若竟隨聲附和一味盲從勢不至三綱五常淪爲夷狄不止况乎夫婦爲五倫之始闈房乃王化之原今日之身不修他日之家安治嗚呼君爲臣綱如今皇帝是沒有了夫爲妻綱丈夫居然帶領着妻子向外邊出乖露醜不顧羞恥父爲子綱你做老子的若再不能振作照這樣做下去我逋老便不因爲窮餓也要跳黃浦江相從屈原大夫於地下了……林逋老越說越氣那一根一根的鬍子真個要倒豎起來慕隱也是唉聲嘆氣一時相對轉沒有言語邢守信站在旁邊也聽不出他們說的是些甚麼背地裏便向冷紅生問了問冷紅生含笑將文明結婚的辦法約略說了一遍邢守信撇着嘴冷笑道這真奇了我倒不會見兩家頭在被窩裏做的歹事轉要彰明較著當着許

多人張揚出來他們這副臉皮究竟有幾多厚呢……林逋老將邢守信望了望不禁拍手大讚道着着着這位老哥的見識真是不煩言而解我不是常講的禮失求諸野瞧不起這位老哥雖然是鄉下人他的小腿上還沾着黃泥何其說出話來比那些研究教育的還高明得許多這又打從那裏說起呢……林逋老不覺心悅誠服恭恭敬敬敬站起身子對着邢守信唱了一個極大肥佬邢守信不知他是何用意直羞得面紅耳赤躲向房間裏去了其時慕隱又同林逋老嘮嘮叨叨了一會方才決意回覆蓉娘說文明結婚這事萬萬不能從命我們媳婦依舊要戴鳳冠穿霞帔腦袋上頂着紅綢子蓋頭緊閉雙眼粧做新娘模樣當晚劉泓過來雙雙交拜天地坐床撒帳吃喜圓子照團圓大鏡然後按着吉時成其好事長篇闊論寫了一大篇兒劉泓心裏老大不狠願意無奈迫於這頑固的老父又遇着這野蠻的冰人也沒有自家插嘴的分兒蓉娘接到這信却也無可不可惟有那紅蝶女史他是個風流放誕的人物平時看見別人結婚的熱鬧芳心裏常常怦然跳動滿意借他這姪女同劉泓在廣場行禮他畢竟是新人家長少不得在那裏襄助喜事做個過屠門大嚼雖不得肉聊且快意的意思

不防接到這信，頓時放下臉來，從鼻空裏哼了一聲：「自家暗暗的去打算，別的計較，這且放下。」緩緩表喜期那一天，慕隱在店裏也張燈結綵，有許多熟人也跑來道賀。林逋老同冷紅生都借了一身齊整衣服，從早坐至晚上，等候擲兩家的喜酒。劉泓的好友莫子興聽見他到上海來就婚也趕來向他嘲笑，鬧着要同去瞧瞧新娘。還是劉泓向他央告說：「等待過了喜期再請大哥過去見禮。」莫子興笑道：「好弟弟，如今你有了新媳婦，端的將那倪小憐攢下來了，等我將來跑去告訴他，看他有得饒你。」劉泓聽見他提起舊事，不由臉上訕訕的羞得夾耳根子通紅起來。莫子興益發大笑說：「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怎生提起這些事兒？你便羞得這個模樣，像是極老成似的。」我瞧你今夜同那人睡在一處，可還老成不老成？我也沒有別的罰你，等到三朝之後，我會見我那弟媳婦時候，一並再同你算賬……彼此鬧了一會，看看已近黃昏時分，慕隱已替劉泓租了一頂喜轎，四角紮着綵毬，一班鼓樂四扇提燈，命劉泓穿戴好了衣帽，便要上轎。這時候慕隱想起一事，覺得劉泓初到人家做新女婿，凡事總有些靦覷意思，想請邢守信送他過去，便留在那邊一夜，名目上算是送親。邢守信聽見這話，將頭向頸項裏一縮。

死也不肯答應。慕隱沒法，只得拿話騙他，說道：「我說的這話全是爲你，你若不依，我也不來勉強。邢守信一時摸不着他這話的用意，轉大張着眼向他追問。慕隱笑道：「你記不得你那寶貝圭璧不是借給泓兒去放聘的如今這璧還擱在他家呢？我分付你去的意思原想叫你看守着這寶貝防着他們無心損壞。你在那邊過一夜，第二天便可以將那寶貝帶得回來不是一舉兩得。邢守信想了想覺得這話狠是有理，笑道：「既這樣說，我便陪外甥去走一躺，但不知道他家可有床鋪？沒有萬一再叫我攢入牛房去睡在稻草窠裏，那就不是款待我舅公公的體統了……」一句話說得衆人鬨然大笑。他也不去理會。不過這時他身上只披了一件布棉袍子，忙忙跑入房裏去取他那件大衣，可是再巧不過，春間賣黃豆做的那件湖縐夾襖，此刻九月天氣剛用得着搖擺擺穿得出來，但是脊背上釘的那一方白色脚布仍舊文風不動。衆人都覺得奇詫，慕隱看不過，偏他將那包脚布取得下來，他一定不依說：「我這布是擋着辮子油膩的，你們叫我取去如若弄髒了，有誰來賠償我的湖縐？」衆人又是一笑，也只得罷了。一霎時鼓樂大作，慕隱搬出四個茶食碟兒，供應兩位冰人林逋老連連搖頭不肯嚼。

吃說不久就去擾女家的筵席萬一此時將茶食吃飽了這筵席就沒有指望轉是邢守信他覺得腹中狠餓狠吞虎嚥吃了好些還揣了幾個鵝油捲子在口袋裏準備沒事時候取出來消遣慕隱親自望着劉泓上了喜轎另雇了三輛黃包車給兩位冰人一位送親的坐着迤邐行來已到鳴鳳里三百七十七號崔家門首安着一座極大汽油煤燈照耀得巷子裏如同白晝早有許多人在那裏伸頭墊腳的盼望見他們喜轎已到一聲吆喝頓時放起一掛鞭爆那鞭爆足足有五萬多個霹靂拍拍震得人耳朵都聾了嚇得邢守信在黃包車裏用手緊蒙着臉大氣也不敢出好容易等那鞭爆放完同林逋老冷紅生一齊下了車子跨入大門那門礮的一聲便關閉得緊緊的不肯開放將劉泓轎子攔在外面老等這規矩也是嫁娶俗例說凡是喜轎到門必須悶一悶新人的性氣越悶得慌新人的性氣將來便不會發作而且趁這時候女家的閨人借此百般需索不飽他的慾壑那門一時便不得開劉泓坐在轎子裏着急自不消說再說那邢守信進門以後過了好半晌依舊不見劉泓進來他早十分着急跳上跳下的嚷鬧說我這甥兒是姊丈親自交代給我的我現負着重大的責任你們齊打夥兒

欺負他不放他進來。若是將他氣得逃跑了，我便騎着快驢子也沒處去追尋他。那時我拿甚麼去賠償姊丈的兒子……蓉娘在上海雖無多親戚，然而今日是嫁女喜期，紅蝶却有一班女友都打扮得花團錦簇前來賀喜。此時陡然瞧見邢守信這般渾頭渾腦說出的話，狠是發笑。身上穿的襖子又安着一方白布一條亂蓬蓬髮辮拖在背後，因為跳得急了，那辮子也跟着擺去擺來。眾人互相詫異，後來問人方才知道是新郎的母舅。大家啐了一口，也就做好做歹叫人將門開放。劉泓跳下了轎，早有伴婆過來引着坐上大紅席面團龍椅子。笙管齊奏，首由新郎參拜家堂，謁見親長紅氍毹上立着這一位美如冠玉、風致翩翩的男子。衆親友中大半都不曾見過劉泓，這一聲喝采不約而同的，真個比雷還响。其中還有好些女孩子平時在那酒館歌場專講究評論男人家的顏色，到此真是見所未見，暗暗替那新娘豔羨。劉泓少不得低着頭，兒心裏也就說不出來的快活。蓉娘見這許多人都稱讚他這愛婿，益發興高采烈，願盼自豪。一會子擺出兩張席來，一席款待嬌客，一席款待冰人和那送親的論年齒。林逋老比較冷，紅生長些自然。逋老坐了首席，冷紅生坐了次席，第三座上方挨到邢守信。叵

耐那守信死拉活扯一定要拖遛老同自家的位次去掉換掉換論他心理却不知道甚麼叫做席次以爲凡事總須有個謙讓見逋老公然坐上去的必定是個末座所以死命將他拽得下來他轉猴向首席上去坐地旁邊也有兩位陪客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不便去向他阻攔只氣得那個逋老面紅耳赤撇着一張嘴更不開口幸喜他志在飲食位次牽就些還不甚介意引得冷紅生只是掩口而笑不多一會已上到頭道燕菜規矩坐首席的人是要放賞的有一個家人手裏捧上硃紅漆盒走近那守信身旁打了一個扞鬼領賞那守信問了緣故急得直跳起來勉強說道今天實在不曾帶着分文請你記在賬上改日再交給你罷那家人那裏肯依說賞號沒有賒欠的道理那守信沒法含着眼淚幾乎要哭嚷道錢委實是沒有你既不肯賒欠我將這件湖縐夾襖子押在你那裏等我拿錢來取贖想也使得了……說着就要去脫衣服林道老笑得眼睛沒縫還是那兩個陪客做好做歹吆喝那家人下去這筆賞錢明天歸主人一齊開發那家人方才咕嚕咕嚕的走過一邊且不表他們在這裏胡鬧再說劉泓坐的那席不過見意兒略坐一坐立刻就由那件婆將他引得入樓一眼早見紅蝶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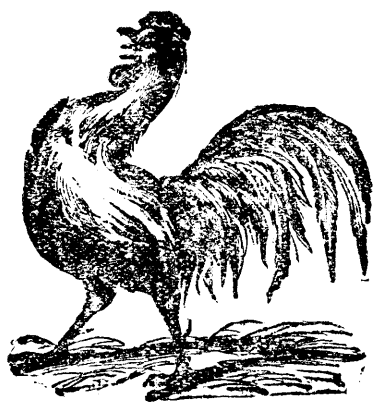


樓口望着他咬牙發笑。劉泓想起在先情事也不覺有些羞人答答的。向紅蝶飄了一眼。這時候洞房裏紅蠟齊明。電燈閃耀。床沿上坐着新婦。將個頭俯至胸脯。珠纓絡索。衣裾鮮豔。伴婆引劉泓同新婦並坐下來。交杯合盞。劉泓不住的向新婦瞧看。第一最懸心的。是新婦顏色。還不知道他生得怎樣嬌麗。從身段上看起來。倒還修短合度。惟是鳳冠上面總搭着那一方紅汗巾子。將面目遮得個一絲不露。礙着旁人耳目。又不好意思伸手去將那汗巾子扯得下來。行禮才畢。伴婆早又將他帶至樓下。然後一起。一起的請那些男女客從上樓來。瞧看新婦。及至看過之後。便有人打從劉泓身邊經過。一般都是啞嘴啞舌。還隱隱有些新婦配不過新郎的口角。吹入劉泓耳朵。不覺大吃了一嚇。自家懷着鬼胎。重又思量道。論我的姑母蓉娘。他的姑母紅蝶。總還生得不惡。他既稟賦他們的遺傳性質。不見得便相懸太遠。旁人的議論也未便可相信的。心想到此處。那急於要見新娘的心。格外急迫。恨不得立刻便飛得上樓。好容易捱至二更時分。親友漸散。兩位冰人酒席完後。也各告辭回去。至于邢守信。是來送親的。蓉娘却不敢怠慢。同紅蝶商議。在樓下左首一間小房裏。設好床帳。請他進去安歇。這裏

伴。婆。重。將。劉。泓。領。至。洞。房。笑。嘻。嘻。的。向。新。郎。告。了。安。置。然。後。替。他。們。將。房。門。帶。上。悄。悄。出。外。劉。泓。此。時。已。見。新。婦。卸。了。嚴。粧。家。常。打。扮。端。端。整。整。的。坐。在。燈。下。在。下。說。句。笑。話。在。這。個。當。兒。做。這。件。約。事。兒。大。除。得。那。一。班。文。明。男。女。平。時。拉。過。手。兒。親。過。額。兒。耳。鬢。厮。磨。形。影。相。對。爲。妍。爲。媿。既。是。司。空。見。慣。正。不。消。再。仔。細。端。詳。兩。家。頭。只。顧。向。那。翡。翠。衾。中。鴛。鴦。枕。上。去。尋。他。們。的。快。樂。若。是。像。劉。泓。同。那。嫫。兒。分。雖。至。戚。誼。若。路。人。不。幸。由。各。人。父。母。替。他。們。做。主。強。自。結。合。少。不。得。總。要。心。裏。七。上。八。下。好。像。那。秀。才。盼。捷。一。般。遂。意。則。趾。高。氣。揚。失。意。則。垂。頭。喪。氣。况。且。劉。泓。的。姿。容。美。麗。是。讀。書。的。曾。經。知。道。匹。配。他。的。人。縱。不。能。並。駕。齊。驅。畢。竟。也。要。看。得。過。去。呢。劉。泓。在。那。時。候。早。湊。近。一。步。細。細。瞧。那。嫫。兒。狀。態。只。見。他。身。上。穿。着。一。件。粉。紅。緞。襖。襯。出。那。半。截。漆。黑。頸。項。紅。便。紅。得。可。愛。黑。也。黑。得。可。愛。兩。道。眉。毛。絕。似。推。廣。國。貨。的。硬。刷。子。布。置。又。不。勻。稱。一。高。一。下。剪。直。成。了。一。個。三。角。模。型。秋。水。一。泓。只。是。眼。珠子。多。加。了。些。鵝。黃。染。料。圓。溜。溜。的。幾。乎。叫。人。誤。認。他。做。荔。支。壳。子。鼻。子。歪。向。左。邊。嘴。唇。斜。向。右。邊。牙。齒。則。高。高。下。下。大。大。小。小。彷彿。山。中。石。筍。越。是。參。錯。不。齊。越。是。叫。人。看。着。別。致。別。人的。耳。朵。貼。在。腦。後。他。的。耳。朵。招。在。腦。

前。至。于。皮。膚。更。是。不。消。說。得。要。拿。那。晒。乾。的。橘。皮。同。他。賭。賽。怕。他。一。根。一。根。孔。裏。還。沒。有。許。多。寒。毛。穿。在。裏。面。有。趣。論。他。嘴。唇。的。尺。寸。大。約。一。倍。要。比。人。家。厚。得。幾。倍。此。時。却。不。會。開。口。說。話。只。高。高。的。在。那。裏。撇。着。若。是。取。一。個。油。瓶。子。掛。在。上。面。無。論。刮。甚。麼。狂。風。一。定。吹。不。得。掉。下。來。劉。泓。望。了。半。會。氣。倒。不。氣。只。是。毛。骨。森。聳。嚇。得。有。些。索。索。發。戰。疑。惑。他。是。妖。怪。料。想。這。上。海。地。方。人。煙。稠。密。斷。斷。不。會。有。妖。怪。出。來。陪。人。家。睡。覺。又。疑。惑。在。這。裏。做。夢。又。想。生。平。的。夢。做。得。却。是。不。少。却。不。會。做。過。這。害。怕。的。夢。登。時。一。個。躡。躑。跌。坐。在。一。張。綉。榻。上。昏。昏。瞪。瞪。說。不。出。心。中。是。苦。是。辣。是。恨。是。怒。思。前。想。後。總。覺。得。娶。了。這。樣。妻。子。將。來。拿。甚。麼。面。目。出。去。見。人。要。說。是。賭。氣。尋。死。這。死。也。覺。得。沒。有。名。目。早。知。今。日。遇。着。這。種。魔。難。轉。不。如。當。初。躲。在。那。道。院。裏。左。擁。繡。花。右。抱。紅。蝶。便。是。精。枯。髓。竭。同。那。個。待。死。不。死。的。少。年。一。路。去。做。夥。伴。也。還。值。得。想。到。這。裏。只。呆。呆。的。坐。着。動。彈。也。不。動。彈。那。個。新。婦。見。他。這。樣。喬。張。喬。致。想。是。也。知。道。自。家。這。副。尊。龐。不。配。奉。侍。這。美。若。潘。安。的。夫。婿。羞。人。答。答。又。不。便。上。前。拿。話。去。安。慰。他。也。就。裝。着。不。聞。不。見。挨。至。四。更。時。分。和。衣。倒。在。牙。床。上。略。事。休。息。幸。喜。他。魂。恬。夢。適。早。已。沈。沈。睡。熟。劉。泓。一。直。坐。到。

天。明。這。口。怨。忿。無。從。發。洩。趁。大。家。都。入。睡。鄉。他。也。不。問。好。歹。悄。沒。聲。的。偷。下。繡。樓。拔。開。大。門。飛。奔。得。出。去。蓉。娘。是。有。心。事。的。人。起。身。最。早。忙。將。衆。人。喚。起。預。備。上。樓。照。拂。那。一。雙。簇。新。夫。婦。及。至。進。房。瞧。視。那。裏。有。劉。泓。影。子。急。得。蓉。娘。不。知。所。措。紅。蝶。得。了。這。個。消息。覺。得。是。意。中。之。事。只。抿。着。嘴。在。一。旁。竊。笑。衆。人。剛。圍。攏。在。新。房。裏。面。面。相。覷。沒。做。理。會。處。驀。然。聽。見。樓。底。下。忽。的。有。人。大。嚷。大。鬧。起。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奇情  
小說

# 還嬌記

一名蠟皮妍骨

## 第九回 曲曲洞房新人幸好夢 深深妓院嫖友獻奸謀

原來那大嚷大喊的不是別人正是昨晚來送親的令母舅邢先生守信他睡在樓下那間小房裏十分酣適一覺醒轉見時候已是不早忙將衣服穿得齊整跑得出房這時候已聽見衆多僕婦喊喊喳喳議論逃走新郎的笑話邢守信不聽則已這一聽得那裏還能忍耐不但滿嘴裏鬧着要他家賠償外甥還夾七夾八的說出許多難聽的話蓉娘又羞又急便同紅蝶趕得出來同他好好商議邢守信益發得勁跳上跳下的嚷道這事還了得嗎你們通不知道我這個外甥他的兩條腿非常積伶他要是不跑跑起來剪直無踪無影上次也因為他跑掉了累得我騎着快驢子趕得滿頭滿身的臭汗一共不曾尋得他的影兒如今他這舊病又發了我的快驢子又不曾帶來叫我怎生區處冤枉呀我也知道這件事責任重大拿定主意寧可做解差去押犯人不做這阿舅來送外甥偏生有我那糊塗姊丈苦苦的逼着我應這樣的差使好好我來的緣故是我姊丈叫我討還那圭璧的我那圭璧是當初那個秦始皇的寶貝年代有四

千多年價值有五千多元。你們老實拿出來交給我罷。我得了這圭璧老實下鄉種田去了。我也不管這不長進外甥的死活……蓉娘聽他這一番沒頭沒腦的話也猜不出是何用意。只得款款的說道：泓兒好好的入贅我家。我們又不曾薄待了他。料想不至便跑了。不來請你舅舅放心。至于這圭璧不圭璧呢。等我將來會着我們大哥時候。自然有個交代。斷然沒有吞沒的道理。邢守信急道：甥兒的事我到說是不去管他了。他跑了不跑了。與我再沒有交涉。但是照你這樣口氣。似乎不相信我。疑惑我騙這圭璧。那還了得。圭璧原是我的。怎生要等我那姊丈來才交代給我。這不顯而易見。要圖賴我的寶貝麼。今天若沒有這圭璧給我。我也不要命了。老實便死在你府上……說畢。便望着牆柱子。想去碰頭。蓉娘真個被他纏得沒法。復行轉身上樓。向嫖兒詢問。這事。嫖兒說：這圭璧却是不錯。在先舅舅也曾向我提過的。如今還攔在我那箱子裏。他既然要我們給他娘。便給他好了。省得鬧出別的岔枝來。蓉娘依他言語。命人將箱子的鎖開了。輕輕取出那方圭璧。親自交給邢守信。邢守信得了這寶貝。歡天喜地叫聲聒噪。早跑回慕隱店裏去了。此處蓉娘重行走得上樓。心裏記掛着昨夜情事。便向嫖

兒款款問道。昨天是你們大喜日子。兩家頭應該多睡一會。怎麼我聽見姑爺剛在清晨時候便跑得出門去了。這是甚麼緣故。嫗兒嬉嬉的笑道。我知道他嗎。他整整在房裏坐了一夜。及至女兒睡醒。已瞧不見他的影子。我還想下樓去問娘。不防娘到先來問我了……蓉娘聽見這話。益發吃驚。先還疑惑。劉泓已同他女兒雙飛雙宿。再瞧這嫗兒。口氣真是出自意外。心裏也明知劉泓是嫌女兒醜陋。對着紅蝶。又說不出口。只得長長的嘆了口氣。勉強打發人去請劉泓……再說劉泓氣憤憤的奔出鳴鳳里。其時天色尚早。也沒有去處。可以走動。當時便去見他父親。那個小官正站在門首。張望一見劉泓。臉上像是露着詫異的意思。劉泓進門之後。已見他父親在那裏盥洗。劉泓不由分說。望着他父親。雙腳跳了幾跳。嚇得慕隱不知道甚麼緣故。轉笑着問道。泓兒。你趕在這時候出來。則甚。劉泓急得滿臉淚痕。也不開口。慕隱也猜到其中定有蹊蹺。放下臉色。說道。做父親的辛辛苦苦替你成了家。你也該知道感激。不料你望着我做。出這形狀來。兀自不叫我生氣。你的妻子也是一個規矩的女孩兒。難不成有甚破綻。被你瞧出來。轉自這般着急。劉泓見他父親錯會其意。忙分辨道。不是不是。是有破綻。沒



有破綻。此時且檢查不到。但是他的模樣是父親瞧見過的。也不該捉弄孩兒。叫孩兒一世不得稱心慕隱。聽見這話方才明白。不由哈哈大笑。說道：你原來爲的這件事。這可不成問題了。娶妾娶色娶妻娶德。你還不會同他過着一年半載。他的德行怎樣。你不去研究。轉將這些沒要緊的事來。望着父親忤逆。這還成個人嗎。我請問你。你也會讀過幾本書的古時大賢大德的婦人。有幾個是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至于那些西施。妲己。都是些亡國的妖精。難道你歡喜他。麼。你不用被那紅樓夢西廂記小說哄了。甚麼林黛玉。崔雙文。都是做書的粧點的話兒。拿着後世男子開心的。你若中了這樣毒。你就糊塗死了。我這外甥女兒。我賞識他的。便因爲他舉止端方。骨格凝重。他萬一生得過於輕佻。浮蕩。我早不要他做媳婦。別的我且不講。就拿你的母親。比你聽他自幼兒在鄉村裏。不過是一個黃毛了頭日頭。晒得他皮膚通紅。田裏風。大一雙眼睛。至今還常常的帶下病來。迎了風便淌眼淚。我娶了他。進門一般同他生男育女。成家立業。他那一件虧負了我。我那一次憎嫌過他。劉泓急道：父親不用生氣。你老人家不過生成這副面孔。同母親也差不多兒。自然沒有話說。至于我呢……慕隱冷

笑道：「好好只是我生你這標緻兒子的不好了。天賜給你這副標緻臉蛋兒的不好。咳！你們年紀專講究一個風花雪月，要曉得無論誰歹，夫妻們只消過了一二十年以後，美貌的也不美貌了，醜陋的也不醜陋了。依你這樣說，你生得好就應該娶好的，那些生得歹的，便應該娶歹的。世界上也沒有這種不公平的道理……慕隱正說得高興，忽聽見門外有人吆喝着進來不住的嚷道：「快覓驢子，快覓驢子。」我又要去趕他了。那個小官笑道：「那舅太爺老人家要去趕誰？這般忙着那守信，瞪眼說道：『趕誰呢？你家的相公又跑得沒有踪影了。我不去趕，又該派我的不是……』」慕隱接着說道：「考舅你快進去，泓兒在這裏呢。」邢守信搶進一步，笑得起來，說道：「哎呀！早知你不會跑掉我，又何必他在家大嚷大鬧呢……」說着，又將手裏那方圭璧捧在手裏，給慕隱瞧着。慕隱也不理會，重行向劉泓說道：「可憐你那丈母，這在喜事上忙得甚麼似的。如今吃你這樣看待他的女兒，叫他心裏怎生受用？好兒子你聽我的分付，我此刻便送你過去，好好向你丈母陪禮萬事，千休萬一，你再這般倔強說不得他家。固然不要你這愛婿，我也不願意有你這佳兒。你有這本領，離了我這份門戶，上海偌大地方聽你。」

怎。生。去。胡。鬧。我。也。不。管。……慕。隱。一。面。說。一。面。穿。齊。整。了。衣。服。硬。逼。着。劉。泓。同。走。劉。泓。平。素。本。有。些。畏。懼。他。這。老。父。見。他。動。了。真。氣。也。就。不。敢。再。說。甚。麼。垂。頭。喪。氣。跟。着。慕。隱。上。了。馬。路。兩。人。還。沒。有。走。了。多。遠。驀。的。從。一。家。眼。鏡。公。司。裏。跳。出。一。個。少。年。喊。道。劉。大。哥。到。那。裏。去。這。時。候。我。料。定。你。不。會。出。門。怎。麼。到。在。這。馬。路。上。閒。逛。……剛。說。到。此。一。眼。又。瞧。見。慕。隱。那。少。年。忙。斂。聲。屏。息。恭。恭。敬。敬。叫。了。一。聲。老。伯。……慕。隱。同。劉。泓。見。那。少。年。便。是。莫。子。興。依。慕。隱。便。要。立。刻。將。適。才。的。話。告。訴。了。他。劉。泓。忙。向。他。父。親。丟。了。一。個。眼。色。慕。隱。方。才。不。肯。開。口。莫。子。興。笑。道。我。在。這。裏。剛。自。買。一。副。托。力。克。的。眼。鏡。好。去。瞧。看。新。嫂。子。不。妨。就。碰。見。大。哥。大。哥。還。有。何。說。快。領。着。我。去。走。一。趟。劉。泓。滿。肚。皮。委。曲。礙。着。父。親。在。此。正。自。說。不。出。甚。麼。趁。勢。便。向。慕。隱。說。道。爹。請。回。店。去。罷。孩。兒。此。時。一。定。到。鳴。鳳。里。理。會。得。爹。的。分。付。決。不。遲。延。的。慕。隱。笑。道。也。好。你。就。陪。莫。大。哥。同。去。對。着。你。的。妻。子。再。不。許。做。出。冷。淡。樣。兒。叫。你。丈。母。心。裏。不。快。活。……劉。泓。離。了。他。的。父。親。真。個。同。莫。子。興。先。後。走。着。莫。子。興。已。經。聽。出。這。口。氣。便。笑。問。道。我。們。這。嫂。子。生。得。想。是。不。錯。的。你。當。這。新。婚。頭。一。天。怎。生。不。多。睡。一。會。不。叫。嫂。子。生。氣。劉。泓。嘆。道。莫。大。哥。你。是。我。的。

至好有話也不便瞞你。你有甚麼好地方我們去坐一坐。若是說同我去瞧新婦。我死也不肯從命。子興十分詫異。低低附着劉泓說道。我知道了。敢是新嫂嫂文明得狠。被大哥試探出破綻。並非完璧。大哥可又頑固了。大凡文明的女孩兒。這種破綻一定是有的。也不算做甚麼違條犯律的事。目前有許多人方在這裏研究公妻呢。你既據爲已有。以前的破綻在我看。可以一概不理好了。劉泓一面走一面蹀脚急道。若是他生得好。甚麼公不公。我原不去理會。大哥不知道他生的那副形狀。怕他要同人家公人家都不願意我的性情。是。大哥曉得的。像小憐那樣人。他閱的人也多了。我還是歡喜他。可知我不在這。完璧不完。壁上講究。莫子興扭頭笑道。難道新嫂子連小憐都及不來。劉泓冷笑道。遠呢。遠呢。替小憐拾鞋還怕不要……彼此說着話。子興已將他帶入天香閣寶憐住的。所在剛走近門。可巧遇見一個蓬頭了頭出來買點心。子興笑問道。喜兒。你們姑娘起身不會。那個喜兒笑道。等到這一會子呢。他的梳洗都完了。莫大少快上樓去罷……莫子興便指着那喜兒問。劉泓道。新嫂嫂不得像這了頭。劉泓搖頭說道。這了頭還比他高得百倍。子興哈哈大笑道。沒有的話。沒有的話。這了頭我

們都喚他做蓬頭小鬼新嫂嫂再長得不濟也不至連一個蓬頭小鬼都趕不上別人。家娶了堂客只有愛而不知其惡我怕大哥是惡而不知其美了……兩人此時已上了樓寶憐忙笑着迎接又將劉泓望了望說這位大少面熟得狠記得是在那裏會過的莫子興笑道你的記性一點不錯這劉大少不是叫過小憐好幾次局的寶憐想了想也笑起來說道不錯了哇我記得那一天還有一位拖着辮子的江北老被翠林將他辮子扣在椅子上鬧出笑話兒來的不知這人的辮子至今可剪掉沒有子興笑道你到關切這江北老呢你果然愛他我明天便將他帶得來給你着實賞鑒賞鑒寶憐將臉一紅吓了吓隨即搭訕命人去預備茶點又問劉泓是幾時到上海的子興便告訴他劉泓這番做了新郎昨夜便是他大喜日子寶憐忙提着袖子福了幾福笑道恭喜大少賀喜大少娶的這太太定然是一位神仙了大少還有這閒工夫向我們這裏來逛逛……幾句話說得劉泓臉上飛紅低着頭一言不答寶憐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一會子茶點捧上劉泓剛餓了一早忙拈了些在嘴裏嚼吃莫子興重行笑問道新嫂子的容貌我們是不必再提了但是他的匾賞如何劉泓冷笑道匾賞我却不希望

再賠得豐富些。有甚麼好處。便打個銀人子。賠我睡覺。也沒有用處。莫子興將桌子一  
拍。笑道。我說大哥是書獃子。一點不錯。有了銀子。甚麼美人兒。弄不到手。我勸你外面  
敷衍着他。三百五百一千二千。悄悄的。拿出來。上海的姑娘。儘你選好的。幹好的。你瞧  
寶憐他的模樣兒。也還去得。我若沒有銀子。這地方。還有我的坐處嗎。早就趕出大門  
了。……一句話說得寶憐急起來。含羞帶笑。撲着子興。用手敲他的嘴巴。喃喃的罵道。  
你編派我罷了。又教導人家夫妻不和你。這人要作多少孽。方罷子興笑道。他們已經  
不和了。我便叫他們和起來。他也不依。誰叫我那新嫂嫂。生得不濟呢。……說到這裏。  
已將寶憐推過一邊。望着劉泓。笑道。近來你的手頭。想是寬裕了。今天可有款子。沒有  
劉泓忙不迭的。在懷裏掏出一捲鈔票。約有百十多元。向桌上一擱。笑道。這是我丈母  
同各位女客的見面禮兒。幸喜我夜裏不曾脫衣服。睡覺如今。還藏在這裏。子興笑道。  
你權且收起來。我此時便陪你去會小憐。要知道這鈔票。比你做的那詩稿子。又靈驗  
又快。快。包管他媽見了。歡喜。寶憐笑道。你不會留劉大少在這裏吃飯。又巴巴的跑到  
小憐那邊。則甚。寫條子去叫他。也是一樣子。興想道。好不好。不好。那些當搗兒的。誰也不

是見兔放鷹當初他疑惑劉大哥不肯用錢拿板做勢的叫人瞧着生氣這一會你便去叫局他聽見是劉大少一般會打我們的扁担我們此去先將鈔票現一現在他眼裏才買得動他死心地你沒有事停會子我來叫你也是一樣寶憐點頭答應子與同劉泓坐了一會隨即別了寶憐出門而去徑去訪覓小憐劉泓滿心歡喜兩人跨上人力車子如飛的走至小憐住的所在那小憐的阿媽早將劉泓忘却了見面時候却有些認識不得經莫子興告訴了他他便有些癩癩兒的接待子興知道他的意思含笑向他咬了咬耳朵鴛鴦母方才眉花眼笑引劉泓到小憐房間裏去坐小憐却十分喜歡劉泓扯着他問長問短劉泓再將小憐細細端詳了一會覺得他近來身段益發長成出落得狠是秀豔比較娶的這位夫人真有天淵之別不由儘管拿眼去瞧他面孔小憐愁愁的笑道大少到有許多時不到這裏走動了此刻是甚麼風吹你得到此上次你給我的是一些甚麼物事我媽罵了我好幾頓大少以後若再將這物事給我須得悄悄的背着我媽被他瞧見到反不好子興笑道劉大少這會子給你物事包管你媽瞧了快活再也不會罵你的但是大少如今已娶了太太了你歡喜他他不見得歡喜

你……劉泓見他提到這話，狠狠的向他瞅了一眼。子興方才笑着不說。小憐這時已扭股糖似的，猴在劉泓身上，糾纏子興一把，將他推得下來，笑道：「你快去分付你媽媽，備一桌便飯，我陪劉大少在這裏多坐一會。」我們還有話要細談細談呢。你儘在這裏打攪則甚……小憐笑着答應去了。子興見房中沒有多人，便笑向劉泓問道：「據你的口氣，同你的形態大約我們這位新嫂嫂，定然是不能趁你心願的了。俗語說得好：『生米已成熟飯，不幸既做了這門親，任你怎樣也沒有拆散的道理。』但不知你這時候抱的甚麼宗旨？何妨說給哥哥聽一聽，有得指導你的地方，做哥哥的好來指導你。」劉泓冷笑道：「我有甚麼宗旨呢？拆散雖然不能合攏，我也不肯我決計瞞着我那糊塗父親，給他一個不防備，不在今晚，便在明早，依舊溜回鎮江，拚着一世不娶，妻子也就沒有可說的了。」子興笑道：「我說你這人都帶着三分獸氣，是再也不錯。你這麼一來，於人無損於己，也沒有大益。你丈母拚着養他女兒，只當遲嫁了幾年罷了，不是哥哥當面奉承你像。你這般風流美秀的少年，孤衾獨宿，替你設想也難消受。」劉泓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笑道：「他們能禁止我停妻娶妻，不能禁止我停妻娶妾，外面標緻姑娘，很多我愛。」



那個就嫖那個也不妨事子興拍手笑道着呀這句話有點意思了但是我要問你  
的這筆嫖資在那裏打算呢我們那位老伯莫說他沒有多錢便是有錢他肯拿出幾  
多來給你去嫖……劉泓聽到這裏不由怔了怔低下頭半晌開不得口子興笑道我  
如今到有一個計較你照依我這樣去辦包你稱心如意我久經打聽得你的那位令  
岳母身邊狠有許多積蓄他以外又沒有一男半女少不得都賠貼在你這位夫人身  
上單就這副粧靨而論衣服首飾不計外現有的金銀三五竿數目是只多不少我勸  
你打從今日起外面粧着沒事人一般千萬不可露出一點聲色將你那夫人的心穩  
住這所有的款項隨後自然聽你如取如携莫說嫖一個小憐便再添上幾個也彀你  
揮霍的了至于你們被窩裏的事我也不敢干涉任憑你不去理論他做女孩兒的也  
斷不能親口告訴他母親說你不肯同他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這叫做不貪其色只愛  
其財將來你在這上海地方愛着誰便出一份身價將誰討得回去做你的姨太太到  
了這個當兒然後將你這位醜陋的夫人帶轉回家或是置向冷宮或是閉諸永巷叫  
天不應入地無門他也奈何你不得你此時若是冒冒失失同他們鬧得決裂老實說

文明時代你岳母萬一竟替他女兒實行離婚起來人財兩空替你打算那才不值呢……劉泓畢竟是個聰明人物聽了這番話真個如夢初醒忙的站起身子望着子興連連作揖笑道你瞧我這人簡直一點靈性沒有若不是大哥肯於指教我那裏會想到這種萬全之策罷罷以後總遵着大哥命令實力奉行決不辜負大哥這番美意子興笑道虧你還明白得快既這般說等晚間我親自送你回去一邊既遵了老伯的囑託一邊又可以親自過去拜見拜見新嫂嫂……兩人話才說完小憐已嘻天哈地笑得進房不多一刻酒飯齊備大家胡亂吃了午後無事子興便鬧着碰和于是又約了幾位朋友叫了許多局一直熱鬧到傍晚重新擺酒歡宴子興便替劉泓開發了款子搗母十分快活當夜便想留劉泓在女兒房裏住宿子興笑道這件事你且莫忙包在我身上劉大少總放不過你家小憐的但是今夜却不能如命……說着笑携劉泓的手出門上車徑奔鳴鳳里三百七十七號門牌去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評曰論劉泓爲人直一無知無識童騃而已度量既不能含容舉動又極其粗率巧值子興沆瀣一氣種種詐謀使人聞之愀然不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子弟擇

交。可。不。慎。與。寫。一。劉。泓。凡。爲。紈。綉。者。可。以。鑒。也。

嫫兒所缺者。僅在顏色。至其天真爛熳。性情淑慎。誠非尋常兒女。可及觀其對母。數語。春容大雅。無一毫怨憎。其夫之心得婦如此。何嘗不妙。惜劉泓不能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篇中夾雜一邢守信處。遂足令人發噱。畫鬼之筆。如是如是。

奇情  
小說

還嬌記

一名蠟皮妍骨

第十回 天地本無私害人禍已 家庭多缺陷妍婦媼兒

且說劉泓自從莫子興授以方略之後他果然心領神會敬謹奉行當晚從小憐那裏赴宴回家並不會真個要子興親送蓉娘此時方懸着一把鬼胎深恐他這愛壻萬一竟不回來覺得這事狠有些棘手及至看見了劉泓更寫不出他心中無限歡喜也不會向他說甚轉殷殷勤勤的問茶問水更深時候親自送他上樓無如劉泓一見了媼兒外面雖未嘗有所表示論他心裏却是十分憎厭辛苦打熬不過他也不問媼兒睡與不睡早一倒頭鑽入錦被鼾呼不醒的了媼兒不敢去驚動他只惻惻的睡在他腳邊第二天清晨一見劉泓醒轉他兀自忙着盥洗的器皿總不離劉泓左右伺候他收拾完畢然後自家方才梳洗自是以後約莫又過了半個多月劉泓同媼兒大約還是陌路一般從沒有並枕同衾之樂可憐媼兒是個謹守閨訓的女孩子他也不知有別的甚麼希望有時他母親也背着人問他瑣屑的話他也只笑而不答蓉娘見他沒有一毫怨憤顏色猜定劉泓看待他定然不錯益發將心上一塊石頭放落劉泓在白晝

裏都出去游蕩。同那小憐已是打得火熱。因爲同嫖兒新婚剛在蜜月到了。夜晚不能回家。應個景兒。至于他在日間。早已同小憐鼠偷狗竊。如此已非一次。沒錢使用。便回來同嫖兒商議。嫖兒那裏敢違傲他的意思。千依百順。將箱子裏存儲的現銀。被他花費得罄盡。後來漸漸需索到嫖兒的衣飾。暗偷明取。任所欲爲。嫖兒當面不但沒有一句怨言。便是背後也從不曾將這些話告訴他母親。知道惟有那個紅蝶。是再玲瓏。不過早已瞧出劉泓近來舉動。有一天將劉泓扯入自家房間。悄悄向他詢問。劉泓先尙十分支吾。後來經不得紅蝶旁敲側擊。指出他好些破綻。劉泓方承笑着說道。好姐姐。你難道不體貼我的用心。我不知那世裏造下冤孽。平白地娶着你這位令姪女。世界上再沒有像他醜陋的了。我無以消遣。少不得在外間逛妓院。是有的……說着。便將倪小憐同自家怎生要好的話。告訴了一遍。又說小憐以外。還有些姘婦。論他們的顏色。雖然及不得姐姐。然而却比你那令姪女高得百倍。紅蝶聽到此處。不由嬌瞋滿面的說道。好呀。我說你近來怎生同我疏遠了。好些呢。始還疑惑你戀着新婚。便不把我放在心上。了。原來你却在外邊交結了這許多淫婦。既然這樣。你以後就不許

再同我好劉泓見他生氣忙款款的向他陪罪說一萬件姐姐都須看我們當初情分我總忘不了姐姐我同他結婚以來如今已算滿了月了以後便不在他房裏宿歇我那岳母他也不能責備我的不是姐姐不要將房門關得緊緊的我偷着空兒便下樓來陪姐姐睡覺看可使得……一頓話方才將紅蝶說得歡喜又對他說道當初這門婚事我原不狠贊成無如你那老子不知安的甚麼心兒一定要嫖兒做了媳婦誤了他兒子一生他也不管你憎嫌他又有甚麼法兒呢爛鹹菜占着花罈名義上他總算是你的妻子你年紀又輕眼見得他不會便死我替你打算除非他……紅蝶說到這裏也覺得有些礙口只管遲遲疑疑的不往下直說劉泓拍手笑道可又來若是有甚法子叫他會死我便感激姐姐不盡不過當這清平時代我又不能用刀去砍他又不能扯着他去跳河跳井這樣事說却容易要想做出來倒很煩難呢紅蝶冷冷的笑道這等事豈可這樣蠻做得的你白殺了他不要償他的命嗎依我主見必須叫他好好死了別人還疑惑不到是你做的那時候趁了你的心願只是我有甚麼好處呢劉泓笑道好姐姐你如果有這樣好法子我將來變驢變馬酬報你總願意紅蝶向他走了

一眼笑道：「吓你萬一變了驢馬，我還喜歡你，則甚？你再去想想，若是我這姪女兒果然身死……」劉泓不等他的話說完，忙接口說道：「果然身死，我拚着拋棄了外間一切的相好，我們便明公正氣的同姐姐自由結婚起來……」紅蝶將劉泓肩頭拍了一下，笑得合合的說道：「你這促狹鬼，到還想得到呢？罷了，只不過名分上欠缺了些，然而在這開通的社會上也還講不到這些禮節，你且好生坐下來聽我說給你聽。我久經知道外國有一種毒氣藥粉，糝在飲食裏給誰吃下，不到二十四個小時，他便好端端死了。死了之後，一點破綻都瞧不出，任是翻尸倒骨去檢點，都沒有用處。這毒藥是買不到的。我瞧見繡花姐姐那院裏這東西很多，等我向他要一包來放在你的身邊，偷個空兒不拘在甚麼時候放入他飯碗裏，一百個嫖兒也會死。何況是他一個呢？」劉泓聽了大喜，便着實同紅蝶纏綰了一會，自是以後便催着紅蝶去向繡花要那毒藥。光陰迅速，轉眼已近殘年。劉泓本來是個毫無智識的少年，只知道一味狂嫖浪賭，心裏毫沒打算。莫子興是個有閱歷的滑頭，見他岳家狠有積蓄，便騙着他任情揮霍。有時拮据，他又用着那四五分的重利借銀子給他使用，平時還不覺得甚麼，到了年底各

項商家結束帳目。便是當妓女的那些狼虎般的龜鶩。也就監察着嫖客老爺。向他們索起款子來了。劉泓除得已經花費的銀子不計外。其餘已虧空了有一千多元。想到這裏便不似平時高興了。回家時候只是愁眉苦臉。像有甚麼重大心事一般。婢兒不知就裏。只曉得一味服從。丈夫遇着他愁悶。當兒還款款深深的拿話去安慰他。劉泓見他懦弱。便任意向他需索。婢兒笑道。現款是用完了。所有衣飾存在箱子裏的。也是有限。你要開銷帳目。我那裏有這許多呢……說過這話。當時便又取出好些首飾。交給劉泓去質。當年終銀根緊迫。便當也當不了多少。比較他的虧空。還是相差甚遠。眼看看抵着除夕前一天。劉泓委實沒法。只躲在樓上生氣。不知怎生一言不合。劉泓便施展他做丈夫的威勢。硬逼着婢兒脫了上衣。衣服奪過一條。裁尺便劈劈拍拍的向他背上打個不住。可憐婢兒是順從慣了的。雖然挨着疼痛。又恐被他姑母聽見。恥笑又恐被自家母親聽見。煩惱只是咬着牙齒。嗚嗚咽咽的忍受。無如他雖然不曾哭得出聲。至於那裁尺的聲音。却是瞞人不住。蓉娘早已三脚兩步搶得上樓。問他們爲甚緣故。劉泓見了蓉娘。方才將裁尺攢在一旁。自家賭氣睡向床上去了。蓉娘見婢兒上



身。祇。穿。了。一。件。單。衣。深。恐。他。凍。着。忙。將。衣。裳。替。他。披。好。然。後。再。問。嫗。兒。你。丈。夫。爲。甚。打。你。敢。莫。不。是。你。有。得。罪。他。的。去。處。嫗。兒。一。面。拭。淚。一。面。哽。咽。說。道。他。打。我。的。緣。故。問。我。自。家。也。不。知。道。不。過。他。在。這。幾。天。裏。狠。不。高。興。像。有。重。大。的。心。事。一。般。女。兒。不。知。道。輕。重。適。觸。在。他。氣。頭。上。這。是。女。兒。的。不。好。娘。也。不。必。爲。我。們。擔。心。他。歇。一。歇。氣。忿。包。管。好。了。蓉。娘。平。時。也。有。些。風。聞。劉。泓。在。外。面。揮。霍。得。狠。是。利。害。此。刻。瞧。出。這。模。樣。想。一。定。爲。的。年。終。債。務。沒。法。彌。補。所。以。拿。我。的。女。兒。出。氣。了。忙。笑。着。對。劉。泓。說。道。你。有。甚。麼。心。事。有。多。少。不。好。同。我。商。議。他。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料。想。也。不。能。替。你。分。憂。你。便。將。他。活。打。煞。了。也。沒。有。用。處。……劉。泓。此。時。也。沒。別。的。言。語。只。是。唉。聲。嘆。氣。引。得。蓉。娘。嘆。味。笑。起。來。說。道。你。是。個。男。子。漢。在。外。間。創。業。的。人。終。日。在。一。處。頑。耍。的。朋。友。料。也。不。知。道。多。少。區。區。錢。財。通。融。難。道。就。沒。有。法。想。巴。巴。的。跑。回。來。同。婆。娘。生。氣。這。也。算。得。個。沒。有。長。進。劉。泓。急。道。若。是。可。以。同。朋。友。通。融。我。到。不。至。爲。難。了。……說。了。這。句。又。不。開。口。蓉。娘。笑。道。年。底。開。銷。究。竟。還。差。得。多。少。呢。……接。連。問。了。兩。遍。只。不。聽。見。劉。泓。答。話。蓉。娘。笑。着。向。嫗。兒。說。道。他。想。是。不。願。意。告。訴。我。的。數。目。你。替。我。問。問。他。或。者。他。不。至。瞞。你。嫗。

兒無奈含着一胞眼淚。走近床沿低低說道：「娘問你的話呢？你差多少？開銷娘一定能夠替你想法。光是老不開口，可不把人嘔煞了！別人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蟲，你縱有滿腔的心事，不能叫別人猜。這啞謎劉泓將，婢兒使勁一揉，然後忿忿的說道：『差得多呢！至少須再得五六百塊錢，才可以暫爲彌補。我也不管你們有法子想，沒法子想到了。』」

了。明天萬分開銷，不出我只好尋他一條死路，讓你去活活守寡……婢兒聽他說到這裏，不禁一陣心酸，淚如雨下，轉有些捨不得。劉泓起來，蓉娘這時候業已聽得明白，又瞧着婢兒這可憐模樣，不覺嘆了一口氣，說道：「長話短話，如今且不去講他罷。既然你已虧累下這樣巨款，少不得我來替你設法。眼看看明天已是除夕，便有衣服首飾也質當不出這許多。我箱子裏現有十二粒牛奶精圓的大珠子，權給你拿去變換較你這所欠的數目，是只多不少……說着，又望婢兒笑道：「提起這珠子的來歷，原是你父親當日在任上的時候，有兩個候補委員運動一處釐金，差使一個委員送了。你父親一尊銀爵，一個委員便送了。你父親四個赤金飯碗，你父親那時候少不得便將這缺給那送赤金飯碗的委員了。誰知那一個送銀爵的委員嚇得慌了，打聽得我在

這個當兒正向外間尋覓珠寶。聽說他便趕向上海。在一個美國商人手裏買了這十二粒牛奶大珠。悄悄送入衙門裏。據說這委員當時爲這珠子花費了有二千多銀子。我得了這牛奶珠子。好生歡喜。便在你父親面前百般慫恿。後來這缺便給了這送珠子的委員。此時放在我那裏。也沒有用處。便交給你罷。不過我說一句。不怕你生氣的話。像你這樣在我家做了個女壻。衣不愁。飯不愁。又不用你出去勞精費神的掙一分產業。萬一你肯上進。只消埋頭在家裏用一用功兒。夫妻和睦。生男育女。你們夫妻兩人。一生也喫着不盡。不應該在外邊同那些不尷不尬的朋友游手好閒。只知道銀錢到手。一味花用到了這時候。可就爲難了……蓉娘說畢。便起身下樓。劉泓方才喜歡得跳下了床。偪着嫖兒快去向他母親將珠子索得過來。嫖兒那裏還敢怠慢。不多一刻。果然捧上兩個描金黑漆匣子。每匣子裏六粒大珠。都用杏花綾子襯墊着。光輝奪目。異樣動人。劉泓一經得手。早飛也似的拿得出去。向珠寶鋪裏也只換了八百多銀子。除得開銷一切帳目。還整落了好幾百塊錢。留着新年到小憐那裏去放鞭爆點大蠟燭。莫子興見他有錢格外聯絡着他在花天酒地裏熱鬧。惟有蓉娘見劉泓十分浪。

費心裏總以爲他是少年情性到也不去怪他且想借我這體恤愛婿的意思好叫我這愛婿愛我的那個愛女新春日永背地裏便將嫫兒喚至面前細細問他丈夫看待你可好不好你們成親已將近五個多月了不知道可懷着身孕沒有要曉得我這沒養過兒子的下半世翦直沒有希望能夠得着一個外孫兒便同自家孫子一樣將來我死之後一盂麥飯外孫子澆放墳墓上比較別人替我上坟我能享受些……

蓉娘說到此處也就潸然淚下再說嫫兒聽見他母親這一番話又是羞愧又是傷心只紅着臉龐一言不發後來被蓉娘逼迫不過只得訕訕的說道他待我也不能算是不好但是一層自從成親那一夜他是不曾睡覺其餘時候雖然一般睡在床上他裹着他的被裹着我的被彼此身子不曾沾染過一次滿月之後他倒好在外邊歇的時多在家裏歇的時少有時在夜裏他悄悄的跑下樓不知到甚麼地方去宿歇大清早起他才瞞着人又進房來了在娘面前我也不怕娘笑女兒如今還算是一個處子哩那裏會有這懷孕的希望……嫫兒一番雷轟電掣的話只嚇得蓉娘粉面失色登時站起身來仔細將嫫兒兩道蛾眉望了望不是依然緊密密的貼在額角上嗎不由

嘆着說道：「哎呀！照你這樣口氣，你們夫妻簡直是如同陌路了。這還了得！咳！我當日看中了泓兒，原以為他是我的內姪，親上做親，必然格外親熱，不指望他這孩子這樣負心。便說你容貌生得不濟，不趁他的心，願然而彼此既然做了夫婦，道不得個同床各夢的道理。我知道這其中的緣故了，或者你們揀的那個喜期，沖犯了甚麼兇煞，再不然就有一種魔鬼在這當中做了你們的冤祟，你且莫忙回來，也不必向他說甚麼轉折了。做妻子的身分，等我替你們去求求菩薩，好叫你們同心合意……」蓉娘自此以後，便先向虹廟裏燒香，順便求了一條神籤，籤上的詞句又不甚明白，大略說是有個陰人在裏邊作梗。蓉娘想了想，這籤上的陰人，定然是指的泓兒在外間嫖的妓女了。又說不出心中怨恨，日日在家裏焚香禱告，又喚了許多算命瞎子，替劉泓同嫖兒重新排了八字畫符念咒，鬧得一塌糊塗。紅蝶在背地裏暗暗笑，個不住劉泓在外邊游蕩了一個正月回來，會見紅蝶，便催他去覓那毒人的藥粉。紅蝶笑道：「繡花姐姐，真是討厭，我已經向他索過幾次，他放下臉來，一定不肯。他問我拿這藥粉去毒誰，你想想叫我如何能將這真話告訴他呢？你且不必着急，等我背着繡花姐姐，偷他一小包兒。」

過。來。包。管。可。以。成。功。劉。泓。笑。着。答。應。了。也。是。合。當。有。事。這。一。天。劉。泓。在。小。憐。那。裏。同。子。興。一。干。人。碰。了。八。圈。麻。雀。大。敗。虧。輸。腰。褡。裏。所。剩。的。龍。圓。看。看。告。罄。沒。精。打。彩。連。晚。飯。都。不。會。吃。快。快。的。走。得。回。來。却。好。紅。蝶。也。在。家。裏。瞧。見。劉。泓。便。輕。輕。向。他。招。招。手。兒。劉。泓。會。意。遂。跟。着。他。進。了。房。門。紅。蝶。笑。嘻。嘻。的。從。袖。裏。掏。出。一。個。小。紙。包。兒。遞。給。劉。泓。說。道。幸。不。辱。命。這。件。東。西。已。經。被。我。偷。得。好。些。來。了。偷。這。毒。粉。我。爲。政。用。這。毒。粉。你。爲。政。你。拿。去。收。着。罷。碰。着。巧。當。兒。你。便。趕。快。下。手。嫖。兒。死。期。愈。近。我。們。自。由。結。婚。日。子。就。不。遠。了。劉。泓。也。笑。了。笑。隨。卽。將。那。毒。粉。取。過。來。一。步。一。步。的。上。了。樓。嫖。兒。正。坐。在。窗。下。呢。一。見。了。劉。泓。忙。站。起。來。迎。接。問。長。問。短。又。問。他。可。會。吃。飯。如。不。會。吃。飯。我。替。你。預。備。去。劉。泓。心。裏。正。沒。好。氣。聽。見。他。問。到。這。話。忽。的。觸。起。那。個。主。意。忙。答。道。我。正。想。吃。飯。哩。你。快。將。飯。端。得。上。樓。我。們。兩。人。在。一。處。兒。吃。覺。得。有。味。些。嫖。兒。自。從。嫁。給。劉。泓。之。後。每。逢。用。膳。都。在。樓。下。同。母。親。坐。在。一。桌。像。劉。泓。今。日。溫。存。的。說。話。發。誓。耳。邊。從。來。不。會。聽。見。過。心。裏。暗。暗。納。罕。莫。不。是。母。親。替。我。們。做。的。那。番。張。致。當。真。有。點。靈。驗。他。如。今。竟。自。悔。心。同。我。和。睦。起。來。也。未。可。知。想。到。這。裏。不。覺。心。裏。有。些。跳。動。臉。上。也。就。紅。了。一。紅。登。時。

下樓告訴母親。這話蓉娘十分納罕。他的意思也同。婢兒一樣。總以爲劉泓一定回心轉意。那裏料到劉泓懷着極歹極毒的心腸。哄着婢兒在一處吃飯。便想趁着當兒揀一件菜。將毒藥放入裏邊。讓婢兒立時中毒。身死好遂。他同紅蝶的心願。及至婢兒將飯菜親自捧得上樓。望了劉泓一眼。忽的大聲怪叫起來。將飯菜放個不迭。慌忙上前來扶劉泓……著書到此。我又有些話要打岔了。也不知道是無巧不成書呢。也不知道。婢兒命不該絕。偏生橫空插入這一件意外的變故。諸君。你道我說的是甚麼呢。劉泓自打發婢兒下樓之後。他正將那包藥粉。擗在枕頭底下。以便停會子取出來。應用。剛坐在那裏。盤算。算得渾身發了一個寒戰。脊背上像冷水澆下來一般。牙關緊鎖。兩眼反插。倏然不省人事。你們想。婢兒看見他這般形狀。有個不驚慌道理嗎。一面喊着。一面哭着。驚動了蓉娘。同紅蝶在樓下猜道。他們又爲着何事。吵鬧。兩人飛步上樓。才知道劉泓得了猝病。蓉娘驚得六神無主。還是紅蝶有點主意。趕着上前。掐人中。咬指甲。向劉泓捶打好一會。劉泓方才悠悠醒轉。又換了一種形狀。大燒大熱。渾身宛如火炙。鼻翅煽張。聲如牛吼。蓉娘手足無措。一面命人延醫診治。一面給信給慕隱。知

道慕隱得了這消息隨時也來看視都覺得劉泓這病勢狠重危險異常……讀書諸君不要疑惑著者故意用這奇突筆墨要救嫖兒性命無從設法不得已就硬生生的叫劉泓得此暴病其實不然劉泓的病根埋在臟腑裏已非一日他自從在這上海濫淫無度無論甚麼私娼野妓他仗着銀子容易都要跑去染一染指況且小憐的年紀雖輕他所閱的人也不止劉泓一人梅毒根株早在劉泓身上下了無限無限的種子入春以來萬物萌達他這楊梅果子也就要乘機竊發與那些一般桃李爭妍鬥媚起來只是再巧不過劉泓剛要毒人自家先行發毒罷了醫生診視已畢說的話也同在下一樣沒有分別開了藥方當夜服得下去次日毫無起色蓉娘母女固然手慌脚亂至于那位慕隱老先生却因這個機會可以同紅蝶常常會面他的詩料不覺又添得許多他那裏知道紅蝶心裏也是十分着急誰有心情同你這頑固周旋紅蝶見劉泓的病日重一日便想到喬繡花他的醫術狠好對于這樣梅毒症候確有經驗便苦苦的去求繡花前來替劉泓診治繡花推辭不得每次都用那六零六的藥針不時射放居然被他將劉泓醫治得好了一半天下的事打那裏說起呢劉泓的臟腑伏毒



甚深。只要同他沾惹的人。自然是遇觸即發。偏生他憎嫌。嫖兒平時避那嫖兒。若避蛇蝎。固然不肯同他一親肌膚。便是彼此談話之間。都要離得遠遠的。深恐嫖兒那副尊容。不要將自家的美麗。龐兒薰染懷了禍。兮福倚嫖兒的身體。因此轉乾乾淨淨。所有一切。微菌無由盤踞。到他的血輪裏去作祟。但是劉泓對嫖兒越疏。便對紅蝶越親。日間耳鬢厮磨。夜間偎香倚玉。劉泓遂將根深蒂固的那一種。毒性一天一天的傳染。到紅蝶身上。再加着紅蝶近來。因見劉泓病得利害。可憐他真個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時時刻刻。做了劉泓的一個看護婦。你們想他內既伏梅毒之根。外又乘梅毒之隙。不知不覺。在這個當兒。他也呻吟床褥。困頓不支。起來繡花一面。醫治劉泓一面。又忙着醫治紅蝶。畢竟紅蝶比劉泓長了幾歲。他這身子。又被風情月趣。淘碌得壞了。整整捱了一個多月。便已香消玉殞。一夢南柯。那劉泓的哀痛。自然不消說得。便是那位劉慕隱老先生。從這天早起。得了這個消息。他忽的老淚潛潛。涕泣不止。整整哭了半天。然後坐了一輛人力車子。到鳴鳳里三百七十七號來。弔唁。其時剛是暮春。天氣道旁的楊柳。夾着那無數桃花。紅得可憐。綠更綠得可愛。慕隱驀然觸起。去年今日。覺得便

因爲紅蝶那一首白桃花詩做了我們一個聯絡媒介圓姿替月嫩臉羞花鏡中人曾幾何時已成異物一路想着更無心瀏覽風景到了鳴鳳里開發了車錢一直哭入內室彷彿如喪考妣一般嚇得蓉娘母女驚疑不止好不容易將他勸解下來他還是抽抽噎噎沒精打采的坐了一會一直等紅蝶入殮之後方才轉回店裏蓉娘因爲住宅狹小不能久停棺柩便在荒郊覓了一處地方將紅蝶權厝在那邊慕隱那一天也親自送他出城黃土一坏美人千古他的詩本上遂又添了無限材料左一首悼亡右一首感逝弄得七烏八糟得了閒暇又約了那林逋老冷紅生牛蕉鹿一千詩人常時到他塚上憑弔憑弔這且不在話下再說劉泓經繡花細心診視一天一天的好了起來但是性命雖然保住至於他的面龐却不似先前顏色鼻準頭場了一個深洞隱隱瞧得見裏面上頰眉毛脫落口眼歪斜偶然拿那菱花鏡子照了一照恨得要死嫫兒却沒有一毫憎嫌他的地方依舊扶持照應盡心竭力繡花在那裏診視劉泓當兒也疑惑嫫兒同他是夫婦如何這種病症毫沒沾染暗暗納罕背地便向蓉娘詢問蓉娘哽哽咽咽遂將劉泓如何憎惡他妻子如何自成親以來從未同宿過一次如何嫫兒至今

還。依。然。是。含。苞。處。子。繡。花。聽。到。這。裏。不。禁。暗。暗。嗟。嘆。他。們。是。崇。拜。上。帝。的。信。徒。遂。覺。得。上。帝。安。排。絲。毫。沒。錯。假。使。劉。泓。愛。他。妻。子。像。愛。我。那。好。友。紅。蝶。一。般。這。梅。毒。風。波。保。不。定。不。致。嫖。兒。的。死。命。想。到。這。裏。不。禁。慨。然。向。蓉。娘。笑。道。你。們。休。得。錯。怪。上。帝。上。帝。安。排。世。人。是。一。點。不。錯。的。等。我。來。替。他。們。彌。補。情。天。的。缺。陷。做。一。個。氤。氳。使。者。我。們。美。國。有。一。種。妙。藥。無。論。這。人。怎。生。醜。陋。經。這。種。藥。敷。治。上。去。可。以。轉。老。爲。少。易。媼。爲。妍。况。且。你。們。小。姐。身。段。姿。致。出。落。得。也。還。不。差。更。不。消。多。費。心。思。截。長。補。短。少。待。幾。日。等。那。一。天。風。和。日。麗。我。來。替。他。佈。置。此。時。且。不。要。告。訴。你。那。愛。婿。等。你。女。兒。換。了。一。個。人。出。來。然。後。再。去。見。他。叫。他。意。外。歡。喜。蓉。娘。聽。見。這。話。半。信。不。信。只。得。沒。口。子。稱。謝。果。然。隔。不。了。兩。天。繡。花。提。了。藥。囊。笑。嘻。嘻。走。得。進。門。當。晚。偪。着。嫖。兒。解。衣。沐。浴。沐。浴。之。後。便。命。他。睡。在。蓉。娘。床。上。一。絲。不。掛。繡。花。研。細。藥。粉。揀。他。最。醜。陋。地。方。敷。得。上。去。叮。囑。他。好。生。安。睡。明。天。起。身。時。候。快。將。藥。粉。洗。淨。包。管。你。別。有。奇。効。說。過。這。話。繡。花。便。回。他。道。院。去。了。說。也。奇。怪。嫖。兒。當。夜。覺。得。渾。身。奇。癢。睡。得。不。甚。安。靜。清。晨。下。床。那。藥。粉。脫。落。地。方。已。隱。隱。露。出。雪。白。肌。膚。不。似。先。前。烏。黑。模。樣。暗。暗。吃。了。一。驚。蓉。娘。便。催。他。沐。浴。這。一。沐。浴。真。是。

容光煥發。眉目如畫。若不是蓉娘眼兒。婢兒不會離着他寸步。還要疑惑。婢兒逃去。換了一個美人進來。呢。蓉娘這一快活。真是竭情盡致。忙捧着他低喚道。婢兒。婢兒。如今我不能再喚你。婢兒了。你從今可換了這名字。依然叫做嬌玉。罷。嬌玉當時也就含羞忍笑。低頭無語。蓉娘一直將他送至樓上自家住的那房間裏。劉泓這時正對着鏡子。長吁短嘆。驀一抬頭。看見嬌玉登時吃了一赫。便想起身迎接。猜他是個外來的女客。蓉娘掩口笑。得合合的。遂將前後事迹一一告訴了劉泓。劉泓只有張開那大嘴。呆笑了一會。黃昏人靜。遂將嬌玉擁入懷抱。此時已是兩情浹洽。劉泓想起紅蝶陰險。重又在枕頭底下。將上次那包毒人藥粉取出來。給嬌玉瞧看。嬌玉嘆了一口氣。淚光瑩瑩。墮入裯席。劉泓立刻將那藥粉拋棄滿地。一半慚愧。一半歡喜。輕輕將嬌玉擁入繡衾。不知他們所做何事。作者局外不得而知。總算自從今夜開始。嬌玉再不依舊做那處子的了。

評曰。此書何爲而作也。爲社會上婚姻不能自由而作也。蓉娘有女。不知其陋。買然與一風流倜儻之少年慕隱。有子不如其蕩。買然娶一端莊淑靜之嬌女方柄。

圓。鑿。其。齟。齬。宜。也。幸。也。情。天。可。補。恨。海。能。填。得。一。喬。繡。花。其。人。使。媼。女。而。易。王。嬌。  
無。鹽。而。成。鄭。旦。特。彼。劉。泓。壑。一。鼻。矣。其。親。芳。澤。時。亦。能。辨。其。薰。蕕。否。乎。

或。曰。媼。兒。易。媼。而。妍。足。快。人。心。目。矣。寫。劉。泓。乃。至。于。如。此。不。其。猶。有。缺。陷。乎。雖。然。  
天。地。至。仁。又。至。公。也。劉。泓。以。人。之。不。美。而。惡。憎。之。人。不。以。其。不。美。而。憎。惡。之。良。心。  
上。之。受。裁。判。較。之。鞭。撻。爲。嚴。酷。矣。若。夫。妻。既。嬌。顏。郎。還。麗。質。世。無。雙。璧。恐。鄙。劣。如。  
慕。隱。亦。終。不。能。消。受。此。佳。兒。佳。婦。焉。耳。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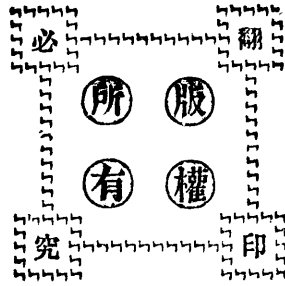
還嬌記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著 者 李 涵 秋

發 行 者 清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清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 交通路一號 清華書局



A541 212 0015 4356B

# 清華書局出版書目提要

花也憐  
傑作  
海上花列傳  
册六

李涵  
秋著  
俠鳳奇緣  
上中

許指  
嚴著  
新華祕記  
前編  
後編

馮塵  
因著  
神州新淚痕  
册二

李涵  
秋著  
還嬌記  
册二

天嘯殘墨

傑作  
枕亞  
雪鴻淚史

枕亞  
浪墨正集

枕亞  
浪墨續集

枕亞  
浪墨二集

枕亞  
浪墨四集

俞大  
慎著  
中國偵探談

傑作  
枕亞  
玉梨魂

二元

二元

一元六角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八角

八角

七角

九角

八角

八角

七角

六角

傑作  
枕亞  
雙鬟記

傑作  
枕亞  
余之妻

吳綺  
緣著  
反聊齋

枕亞  
新編  
廣諧鐸

枕亞  
新編  
諧文大觀

蔣著  
超著  
蔽廬非詩話

傑作  
枕亞  
讓壻記

枕亞  
新著  
清宮濺血記

傑作  
枕亞  
刻骨相思記  
上集  
下集

枕亞  
新著  
輓聯指南

陳卜  
勳著  
我之史談

王理  
堂著  
新說部叢刊  
初集

王天  
石著  
新說部叢刊  
二集

六角

六角

五角

六角

五角

五角

四角

四角

一元四角

四角

六角

四角

四角

